

平

水

山

康德七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康德七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定價 一圓三角整〕

〔送料 六分〕

著者

古

丁

新京特別市入船町三丁目二十一番地

發行人

陳

邦

直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

印刷人

駒

越

五

貞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發行所

滿

日

文

化

協

會

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

電話(2)三七四六番

印刷所

滿

洲

圖書

株式

會社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電話代表(2)一九一一番

發賣所

滿

洲

書籍

配給

株式

會社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振替三二六〇番

第 零 回

白今虛猛然從夢裏驚醒，順手摸了摸他的頭額，沾了一手冷汗。翻身坐在牀上，搖了搖頭，撓了撓頭髮，纔留意到一宿穿衣睡過。從牀上懶洋洋下了地，腦袋活像貫了鉛，一手推開窗戶，仲夏的晨風，涼爽撲面，朝日未昇，院中僅有的一株榆樹上，小鳥吱吱飛叫。

他忽覺一陣惡心，脹滿的胃袋，活像要脫口而出，雙手按住心口窩，三步併做兩步，跑到痰盂前面，哇哇地嘔出了昨夜送別宴席的酒和肉，粘糊糊，又酸又臭，緊鼻皺眉，嘔出了三四口之後，又嘔出了兩三口胃酸，嘔到一無所嘔，心裏輕鬆，喫了一點胃散之

類的藥，又燃起了一隻紙烟，對着窗外噴烟圈。一面回憶着惡夢，一面自言自語：「一場莫解的夢！」

白今虛是某部的一小吏，自從度那種機械的小吏生活以來，已有五年，初任是在一年有第三季是冬天的黑龍江畔的一個縣衙門，次任是匪徒盤據的山溝裏的一個縣衙門，三任纔調到中央來，雖是一個十九級俸的小吏，却總算一個京官了。性質乖僻，雖然自居名士，却是一個平凡的存在，五年來所擔任的事務，是倒茶水（當然是聽差不在屋的時候，給他的上司倒），搖輪轉機，計算人家的旅費，收發文件……

每逢這機械的生活過得太膩了，他就想法調轉，他自稱這種調轉為靈魂的轉地療養。調到中央還沒到一年的光景，就對於此間的生活感到枯燥了，這回纔意想調回故鄉，一來是可以看看故鄉的山河和男女，二來也可以在故鄉裏追尋童年的美夢……

他洗過了臉，彷彿洗掉了這五年來的風塵，兀自對着鏡子裏的自己笑了笑。他彷彿五年來初次看到自己的臉形一般，自己的臉龐彷彿突然瘦削了好多，疏細的眉毛被黑色的眼鏡框一顯，彷彿愈加疏細，甚至於禿脫；蒼黃的唇角，平空添了幾根疏細的鬚髭。他

又笑了笑，這笑裏蘊蓄着一場美麗的幻夢：故鄉的山河和男女。

他歡欣起來，高興地收拾着他的行囊和什物。當他一件件從抽屜裏檢拾着亂雜的什物時，一本原稿忽然勾起了他數年前的回憶。這是一本抒情長詩的原稿，墨跡猶濃的「心史」二字，一個字一個字跳進了他的眼裏。

這篇抒情長詩是他在逃出麻將牌叢時寫起的，他彷彿詩思汹涌，他以爲只消回到故鄉是可以完成這部未完成的抒情長詩的。

第 壹 回

雖說是故鄉，那裏却並沒有他的一間草房，一壠田畝，他的母親在他剛從初等學校畢業那年就因癆死去了。他還隱約記得，他的母親臨終的時候，是一個雪夜，雖然都快斷氣了，却仍舊有氣無力地叮囑：「虛兒，多穿點衣裳，小心凍着……」接着，就呼吸急促，他的父親不忍讓一個靈魂上一無暗影的幼年目睹死的恐怖，便硬叫人領他到別室裏去。他却不聽從這阻止，連喊帶哭；他的父親執他不過，終於由他目送了母親的最後的呼吸。

雖是幼年，他自此就深深地印象了死的恐怖：一個方纔還說笑的人，就會那般一瞬而

死去。這印象他經久不忘，後來竟化爲一塊烙印，拭拂不掉。

他的父親是當時的稅吏。當時的稅吏，有幾個不刮不撻的？然而，他的父親，却是稅吏中的一個怪人，金條銀錠何嘗沒擺到他面前過？他却從沒動心蕩魄，所以，白今虛的沒有繼母，也是意中的事情。

白今虛的少年時代，便是在這種孤獨的境遇裏度過的。這少年的孤獨，化爲一條長蛇纏繞在他的心上，一直到爲一小吏，仍然寡默自守，一半是鯁直，一半是傲岸，他的性格乃是他父親的性情的縮圖。

他的父親在他由初級中學畢業那年，因與同僚不和，辭去宦海，過那悠然自適的晚年。仰賴手裏的微薄的積蓄，吟詩寫字，雖不寬裕，却總算小康。

他的父親每逢微醉，就跟白今虛說：

「千萬不要學我！酒也不要喝……」

當時的白今虛，固沒存心肖他的父親，却在不知不覺把他父親自以爲劣點的全部，整個繼承下來。譬如他的父親告訴過他人最好是不固持己見，免得遭妬。然而，他却從沒

有以自己爲不對過，告訴過他不要有良心，不要管閑事，不要吟詩弄景……他的父親回顧着一生的潦倒，不惜用反語來自嘲。其實，已非自嘲，却是用五十多個年齡換來的苦果，合上糖漿給他的兒子吃而已。

有一夜，他的父親比往夜喝的都要多了一些。他正在洋油燈下默默地解一道二次方程式，就忽然聽得他的父親獨自嗚咽起來。他急忙合上了書本和算草，扔開鉛筆，奔向他的父親的屋子裏去。

半暗的燈光，在煙黑的燈罩裏搖蕩，只見一個光亮的頭頂來回搖動，因爲是伏在桌子上面也看不見嘴臉。桌子上面的一隻錫酒壺也傾倒了。一隻小酒盅還捏握在他的柴似的手裏。秋風拍打窗紙，屋角蟋蟀窸窣鳴叫。

自今虛被這異變的光景嚇得半刻沒能動轉。他的父親雖然嗜酒，却沒看見過這般泥醉。他就沒看見過他的父親的眼淚，更沒看見過哭泣成聲。他好歹恢復了常態，輕輕喚了一聲：

「爸爸！」

他的父親似乎並沒聽見，依舊嗚咽，聲音慘痛，勾引得他的眼淚也幾乎奪眶而出。他不自禁地走在他父親的面前，推了他父親一把，老人這纔知道兒子在他面前，驚惶失措，趕緊用油垢的袖口擦了擦他的老眼：

「這是爲甚麼？你你……」

「爸爸……」

「你你，這是爲甚麼？」這老人顯然是語無序次了。

「爸爸……」

老人忽而哈哈笑了。摩挲了兩把皺紋的瘦臉，捻了捻草似的鬚髭：

「你好好唸書去罷！」

「爸爸爲甚麼哭了？」他覺得他說的哭字很可笑。

「老的顛三倒四了。不過……」有些話不成聲，「我忽然想起了你祖父，你祖父是一個舉人，終生潦倒，也是爲了落落寡和。你的祖父臨死的時候跟我叮囑過：『我算完了，但看你這一代了。』……我忽然想起了你祖父這句話……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似的……」

老人片刻沉吟，彷彿在追憶着往昔，一個不太久遠的往昔。隨手斟了斟空酒壺。

「爸爸，我再打點去罷。」

「不用了。……」老人又繼續說。「我由你祖父的話，想起了我的一生……也是快完了。說不定明天就一口痰上不來……」老人故意避免着「死」字。幾滴熱淚又從老人的眼角流出來了。老人的聲音，低沉下去……

「但看你這一代了……」

第 貳 回

白今虛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他的父親便死去了。他的學費和膳宿費就隨着斷絕了來源。這打擊是不算小的。他幾乎陷入了絕望的深淵。但是世事却並非盡是絕人之路。當喪事草草辦完之後，他就被接到馬本正馬五爺的府上去。

他的父親既無三親六故，復無良朋好友，只有馬本正馬五爺和高大貴高二爺年節還有個人情來往。馬五爺是他的父親任稅吏時的稅務局長，高大貴是那衙門口的一名差役，馬五爺在任上落得名利兼收，退隱以後，掛了一塊「漢醫馬本正」的牌子，變成當地一名二聲的外科醫生，當地的人很少知道他曾經爲官，倒稱他做「外科馬」。有一妻一妾，

馬五太太有一小姐，名其姝。馬五姨太太有一少爺，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哥兒，乳名大順。其姝當年也只是十七八歲，大順纔牙牙學語。馬五姨太太就是在其姝七八歲的時候，由當地的妓院領出來的。一來是爲了膝下無子，二來是爲了晚年自慰，又兼馬五太太素性從順，就由馬五爺領來了。

一家四口，也總算和樂。

高大貴當年雖是一個家無隔宿糧的差役，那時却已是長袍短褂的縉紳，連馬五爺都不稱他爲大貴，而兄弟相稱了，所謂「有錢的忘八坐上坐」，高大貴乃是當地不數三也數四的小房閥，坐收房租，真個是一生吃着不盡。

高大貴高二爺發財的經過，據說是搗動煙土搗動起來的。其實這都不關緊要，總之是跟一切暴發戶一樣，有道是「人不得外財不富」，也是得了「外財」纔豪富起來的。

馬五爺和高二爺替白今虛辦完了喪事之後，彷彿辦了一件天大的善事似地互相恭維起來了。高二爺嘎嘎溜着他的揉核桃：

「白二爺有眼有珠，交了老兄這麼個朋友，真是前世修來的福，倒不是小弟賣乖，若

不虧老兄操辦，早就拆臺了，哼。」

馬五爺有些偏促不寧，只顧抽水煙袋。好歹湊了兩句話：

「老弟，我倒幹甚麼來的？還不是老弟一個人跑前跑後，故人也該瞞目了呢。」隨後又咕唧唧抽了兩口水煙袋，若有所感似地：「咳，老人都一個一個死淨了……白二爺又是一生鯁直！」

接着，便你一言我一語，講了好多故人的逸事趣聞。最後纔談到了白今虛的問題。高二爺是一言不發，生恐把這寄養的責任弄到自己的身上。馬五爺放下了水煙袋，喝了一口茶：

「有道救人救個活，我想供今虛這孩子唸完了大學，我家裏人口又少，就暫時讓這孩子搬到這裏來住罷……」馬五爺忽然想到了其姝的婚事，纔決意這樣開了口。今虛雖是一個窮人，却總是書香門弟，其姝也該找個人家了，他一轉念，一舉兩得，何不樂爲？

馬五爺託高二爺給幫忙成就這姻緣，高二爺這纔放心平氣，答允馬五爺玉成這樁美事，與高采烈地辭去了馬府。

第 參 回

燒了七七，白今虛纔脫掉了孝衫孝帽。由馬府的老媽，在毡帽上縫了一條白帽帶，在黑布夾袍上縫了一條白領。他換下了孝衫孝帽，四十多天的疲乏，彷彿結成一個大疲乏，從他身上每個毛孔浸潤出來。

他躺在炕上，那和尚道士的唸經的哀音，吹鼓手的喇叭，鑼鼓的雜音，彷彿仍舊響動在他的耳際，儘管想靜一靜也靜不下去。他儘管躺在炕上，却始終閉不上眼。老父手裏的一點積蓄，雖然還够他唸完大學，這一場大喪却化了個一乾二淨。他在這大喪裏，彷彿變成一個泥娃娃由人擺弄，一切事情都由馬五爺和高二爺主持；經是得怎麼唸咧，鼓

樂是得怎麼吹咧，席是得怎麼擺咧，紙活是得怎麼紮咧，風水是得怎麼看咧，棺材是得怎麼買咧，……想的是件件周到，沒有一件事情不使白今虛暗暗在心裏好笑。最可笑的是紙活之中紮了一套文房四寶，一架書櫥，一隻酒壺，一隻酒盅，兩個書僮。他感到這幾件紙活在暗暗嘲笑着老人的命運，雖然主張毀掉牠，却仍然依照馬五爺在發引的時候，陪送着老人的棺材走了一路。……

他在回想大喪之後，便不得不展望了展望他自己的前路。他彷彿一個盲人丟失拄棍一般，在前路上一無所見，也無從走起。他先前有過他自己的傲骨，這傲骨，現在却彷彿都蘇軟了下去似的。他幻想過他可以到外國留學，可以求得一個博士的學位，可以跟他的教授一般向學子高傲而清悠地闡發他的獨到的學理。……然而，這都化成一箇泡沫，鼓起而破滅了。

他正在胡思亂想之間，就聽得窗外沙沙脚步作響，他一起身，高二爺早已推門進來，手裏的核桃滴溜溜轉動。互道寒暄之後，高二爺就把他的肥大的身軀安排在一隻瘸腿的太師椅上，壓得那太師椅吱吱作響。把核桃在他的楊梅紅的蒜頭鼻子上蹭了蹭，一張大

嘴一掀一閉地勸說起來：

「有道是死了死了，人是死了拉倒啊，大少爺，你年紀青青，還是要放寬了心，敞開了懷……再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他老人家也算享了天年……真是個好人……」

白今虛被他這一頓勸說，不知從那兒說起纔是，就只好站在一旁聽他獨白似地一套一套往下說。

高二爺好歹纔把話湊到正題，又在那楊梅紅的蒜頭鼻子上蹭了蹭核桃：

「老爺子剛作古，也真叫我難開口……」頓了頓，笑了笑。「馬五爺要把他老先生的小姐給你做媳婦，人家馬五爺的掌上珠，嚇，我看是你小夥子該走字兒了，人財兩旺！」白今虛被這突然的提議驚嚇得倒抽了一口冷氣，一半是歡欣，一半是懼怕；但是高二爺不由他仔細揣摩，馬上自己獨斷道：

「也不是叫你們馬上寫媒柬兒，老爺子剛作古……你答允了，明個就往馬府那邊搬……人家馬五爺還答允你留洋哪！明個就搬。」

第 肆 回

白今虛依然持續着他大喪以來的慣性：他對於這一些老人物的主張，失却了冷靜的判斷，他簡直沒有充分的力量和時間去把老人物的主張在腦子裏濾過。但是，他却無端地從這寄養一事發現了人生並非是一絲愛也沒有。他彷彿在咀嚼着一隻苦澀的甘栗，欲吐出來罷，却捨不得那甘甜，待欲嚥下去罷，却又因那苦澀不能囫圇下嚥。

他把家裏的一應廢物都想法賣掉了。比較可用的，就都由高二爺嬉皮笑臉地拿了去。幾張古董，幾件骨董，也都中了高二爺的意，但他却沒忍得把他父親生前愛賞的這幾件東西棄掉。他父親臨終以前不久，據伺候病人的下人說，曾經一件一件從箱篋中翻動出

來，古畫就懸在壁上，骨董就擺在枕傍，愛賞良久。

雖然是一個破家，一旦整理起來，却相當耗費了時日；足足有七八天的光景，他被關在那亂雜的什物之中，挑挑檢檢，沒有一件東西，不使他對於這古屋繫住一半是懷戀一半是憑弔的心情。

高二爺從一箇箱篋裏檢出來一面黃龍旗和一頂紅纓帽，

「今虛，這給二叔留個紀念罷。」

高二爺雖然也跟着馬五爺，白二爺他們一起辦過稅，却從未戴過紅纓帽，他感到懷古之情，羨憎之念，順手就把那硬繃繃的紅纓帽扣在那肥大的腦頂上，大踏步走近穿衣鏡前照了照；腦袋大，帽子小，彷彿一個大人戲戴着孩子的帽子，連他自己都禁不住笑了。

白今虛偷偷看着這舉動，暗笑不已，却突然問道：

「高二叔，他們那裏的小姐，今年多大歲數了？」

高二爺趕忙摘下了紅纓帽，有點失措似地：

「一十八也不是十九了。」

「在那兒上學？」白今虛又問。

「學倒是沒上許多，識字識字……」高二爺連聲答應。

「人家馬五爺可是個書香門第，人家那其姝小姐可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高二爺彷彿有些沉不住氣，只顧整理起來雜亂的什物，停會，就又说……」

「人家馬五爺的小姐可不是如今的街溜子，狗男女，人家馬五爺看你小夥子還不錯，所以纔肯跟你做親哪……」

白今虛也不想再往下追問。雜亂的什物，好歹都捆紮停當，預備明天就往馬府裏搬。

第 伍 回

三輛兩套馬的大車，載着白今虛和高二爺和箱櫃之類，一路奔馬府拉去。七八天以來，白今虛愈加勞頓了，偶一出到街上，形形色色的商店招牌格外鮮艷奪目，他彷彿歸回到兒時，只管在車上張望着扁額上的字號。他無端地感到一種興奮似的感覺，久已沉滯的血液，彷彿登時流動起來了似的。他又彷彿感到一絲不安，一種求乞似的心情，使他感到自己的卑小，一點點縮成了一個泥娃娃。

三輛兩套馬的大車，不久就停在了一家高大的門樓前面。門樓前面，一面磚影壁，上

面鏤着一箇斗大的福字。門樓簷下的一塊金地黑字的牌扁，格外刺目，上面寫着「扁鵲遺風」。緊緊關閉着的兩扇朱門上面，站着一個神荼，一個鬱壘，那四隻大眼睛盯住了他不放鬆，使白今虛無端感到一絲畏懼似的情緒。

扣環之後，出來了一個偃偻的老婆，把他們從角門讓了進去。穿過了月亮門纔進到裏院，外院種點黃瓜豆角之類，裏院滿是奇花佳葩。他對於這新的住居，感到一種受寵若驚似的卑屈。擡頭一看，又是一塊黑地金字的牌扁：「德高望重」。當他想要留心看一看上面的落款，跟着一陣女郎的格格笑聲，走出來馬五爺，馬五太太，馬五姨太太。三人的話聲裏，夾雜着笑聲，都一齊說話招呼，他也沒聽清都是在說些甚麼。

不久就被讓到正房的客廳裏，一些人們都陸續走進來了。客廳裏一架自鳴鐘鳴嘖了幾聲鳥聲。這自鳴鐘的鳥聲使他不覺留心環顧了一下室內的各種擺設。沒有一樣，不是令一個窮書生感到奇異和新鮮的。

主客相安以後，先是馬五爺跟高二爺道謝：

「老弟你也辛苦了，……」

高二爺接着就把七八天來整理什物的經過，無間巨細，一五一十從頭至尾絮叨了一頓，馬五爺是連連點頭，彷彿在驚讚着他的偉大的勞績似的。

馬五爺又燃着了一隻紙捻，一面抽起來水煙袋，一面把臉瞅着白今虛：

「今虛，一些個話，大概齊你也聽你高二叔說過了。我這人辦事乾脆；其姝呢，也老大不小了。你呢，我跟你父親是莫逆之交，我呢，也是有今個沒明個。……」頓了頓。

「打開天窗說亮話：其姝就是眼睛有點毛病，……」

高二爺聽着馬五爺這般推心置腹，有些偏促不安起來，「那，那，五爺，不，今虛，也只是一點小毛病。」隨着呵呵笑了一陣，笑得他脖頸上的肉褶子都直顫動。

馬五太太趕忙插進了口：

「生怨她二媽，八歲那年七月十五領她去看河燈，我怎麼不讓去也不聽，就把一個好的孩子，活活給蹀個半死，回家一看，左眼鮮血直流，嗚哇喊着疼，把一隻杏核似的眼睛，就給弄瞎了……生怨她二媽……」馬五太太身穿一件青色大布的長袍，梳着旗人頭，上面插着一隻金扁方。提起了其姝的眼睛，馬五太太就又興奮地吵嚷起來，隨着又

紅了皺巴巴的眼圈。

馬五姨太太不讓勁兒，瞪圓了兩隻大眼睛，操着南腔北調的藍青官話：

「嚟嚟，又是她二媽長她二媽短，是我願意領她去的嗎？不是你姑娘哭天號地要跟去嗎？天理良心！」馬五姨太太的金蓮有些站不穩，隨着就用她的紫綢短襖的襟兒擦着並無眼淚的眼睛哭訴起來：「我可活不了了。你這老騷貨，在漢子面前搶白我……我可活不了了。」

隨後就爺爺奶奶大罵起來。馬五爺直勁跳高，高二爺直勁勸說。在這大戰正酣之間，僵僵的老婆，細聲細氣的告訴馬五姨太太：「大順要找二太太哪！」好歹這纔算休戰。馬五太太還是叨唸着「生怨她二媽，八歲那年七月十五……」不休。

自今虛在這大戰之間，起初是對於其姝的左眼問題，吃驚不小。因為他自幼就沒到馬府來過一次，對於鄉里之間的瑣事，從來也不大留意。這是他初次得到的關於其姝的智識。他在心裏感到一種被騙的不快，但是看到馬五太太的哭哭啼啼，却又感到一種憐憫，也說不清對於馬五太太的憐憫，還是對於獨目的少女的憐憫。

第 陸 回

憐憫是怨恨和侮蔑的混血兒。

白今虛毋寧是對於一個獨目的少女懷起探奇之念。殘疾往往會成爲美點。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其姝是一個艷麗的少女，那獨目分外晶亮，彷彿一隻圓圓的夜明珠。另一隻夜明珠，頗像蘊藏在璞裏面似的，待人來琢。兩隻嫩白的手，勾人幻想童話裏的人魚。

白今虛一眼就被那殘缺的艷麗給吞蝕了。

其姝格格笑着，一蹦一跳地跑出了客廳，隨風兜起來濃烈的麝香的氣味，衝進了他的鼻孔，這味氣使他皺了皺眉。

馬五太太在淚痕未乾的皺巴巴的黃臉上，露出着幸福的微笑：

「就是這麼淘氣！十七大八了，還是那麼胡蹦亂跳！他大哥呀，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說，那有一個姑娘家家的，不走有個走像，坐有個坐像？他大哥呀，你說呢？」語氣一半似在埋怨其姝，一半似在辯護其姝。

白今虛在這片刻的似相看似介紹的會面裏，顯然失掉了冷靜；但是她並不至於愚蠢得忘掉了她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村姑，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千金。然而，這些缺點，却像閃電一般在他的腦海裏很快地閃亮，同時很快地滅失了。但最使他難於開口拒絕的原因，與其說是其姝的殘缺的艷麗，毋寧說是寄養人下主要得多。

馬五爺又慢頭慢尾跟他立誓似地說了一遍：

「頭先說的留洋，只要我這老頭還喘氣，那自然不能虧着你……」

高二爺把這話又給敷衍了一頓：

「姑爺還不跟兒子一般？東洋也罷，西洋也罷，你馬五叔說的話可丁是丁卯是卯！」這留洋的誘惑比一切都要更加强烈一些。一切彷彿都是希望的種子，他彷彿看到那種

子一點點萌芽起來。他幾乎忘掉了這是馬府。

馬五太太臉衝着馬五爺，神色彷彿在請示着一件事情；隨後，她很聰明地：

「他爸爸，我看還是找柳宗易給合合婚罷。」

柳宗易是他們這生活圈裏的謀士，是他們的人生導師，他會奇門遁甲，會巧連神數，會圓光，會扶乩，自號「世一靈」。生活大計固然得向他求救，連家庭的瑣事，譬如新生的孩子的命名，也得找他。馬其姝，高大貴的大少爺高國利都是他的命名。就是其姝的不受學校教育，也是他的主張。高大貴和柳宗易又是換譜的弟兄，不分彼此。高大貴搗動煙土那幾年，以及近幾年的搗把，也大半是出自柳宗易的畫策。柳宗易又是白今虛在私學館時代的塾師。

馬五爺被馬五太太這一提醒，連連點頭，表示同意；高大貴也沒等馬五爺催請，急忙轉了兩下手裏的核桃，抽冷從太師椅站起身來，連說帶走：

「事不宜遲，我這就去請柳師兄去；合婚——那頂要緊，那頂要緊！」直奔門外去了。

馬府接着就爲這新來的客人開了一頓盛筵。白今虛又重新感到一種受寵若驚似的卑

屈。但是食慾卻較比往日顯然增加了。正在談笑方酣之間，高大貴就把柳宗易請來了。柳宗易挺高挺瘦一個壯年，醬黃色的長臉，兩隻耗子眼睛，充滿着紅絲；頭戴一頂黃帆布便帽，身穿灰色坎布夾袍，上面套着一件黃銅鈕釦的黑緞團花坎肩，脚穿一雙圓口禮服呢便鞋，長指甲的右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隻藍青玉石班指，打拱作揖，滿面堆着強作的笑容走進來了。

馬五爺和馬五太太趕忙吩咐厨夫添足了喫箸，柳宗易做出莊嚴的嘴臉，口裏連稱「謝謝師父，謝謝師父！」就坐定了上席。等他坐定之後，這筵席上的話語，便由他一人獨占下去了，所講的也無非是神異怪誕，衆人只顧連連稱是。

「就是這麼一筷子！」柳宗易就把那雙象牙筷子夾到那盤紅油油的烤填鴨上面，「師父就把一桌山珍海味給夾得一乾二淨！高二爺！」一面嚼烤填鴨一面把耗子眼睛斜視着高二爺的大嘴，「你說這夢奇不奇？」

「依柳先生之見呢？」高二爺連忙請教。

「依我之見，這回還是得賣，別看豆子一天天漲。明個就會嘩啦啦落下來的！今晚請請

壇。」柳宗易隨後嘶哈抿了口酒，呵呵笑了起來。衆人都隨着呵呵笑了起來。

還是馬五太太有些忍耐不下去了。

「柳先生，請費心給快一點合合罷。」

「得令！」柳宗易有些喝醉了，道着京戲的白口。

隨後，問明了白今虛和其姝的生辰八字，經細算的結果，判定爲「上婚」，命裏有五子，最後是，「若問此婚值多少，現大洋值三百三。」

這時，只有其姝盯了今虛一眼，卻沒有一個人發笑。

第 柒 回

白今虛自從搬到馬府寄養以來，不覺已經半月有奇了。

起初，是家人都把他當做一個珍貴的客人看待，問茶問飯，問冷問熱；但是最近卻意外地冷淡下去，也許是熟悉下去，連馬五太太也不像初來時那般殷勤了，馬五姨太太不但不殷勤，有時竟指桑罵槐，使他不得不小心留意，生恐碰了誰，攢了誰。

而更使他不得不暗自叫苦的，乃是他的未婚妻其姝小姐。他本意是想憐憫這一個殘缺的女人的，但是這位小姐，不但沒曾感到他的憐憫，反而時常露出着她在憐憫着一個窮困的男人似的口吻。她對於他並不會露出過半點求告的態度，並不會說出過半句自卑的

言語。她自己並不以自己的獨目爲殘缺。她有着一切千金所有的孤高自賞的心胸。

這期待的相反，使白今虛對於其姝感到莫名的失望，那心情就彷彿他在兒時用彈弓打雀打落空了一般，有些茫然自失。

他對於她的憐憫，一點點還元爲怨恨。但是，她的艷麗卻依然對於他持續着一種難言的力量。他的怨恨，一碰到她的艷麗，卻又由憐憫昇華爲熱戀。他感到他變成了她的艷麗的俘虜，那年青的體軀和潑刺的呼吸變成了他的枷鎖。他在這枷鎖裏而被幽囚着，卻唯恐這枷鎖脫掉一般，他感到了一種哀愁的幸福。

初秋的小風，掃得垂楊柳葉在月光裏輕搖，池中的睡蓮浮在水影裏失眠。他在這夜園的寂寥裏反省着半月以來的自己和自己周圍的人們。

突然，兩隻溫暖而柔嫩的手，從他的背後伸出來，捂住了他的双眼，一下子把眼鏡給弄掉了，他不待猜想，就知道是其姝跟他開玩笑。他有些不耐煩似地一面拾起來眼鏡：

「別鬧！」

隨手就掙開那隻溫暖而柔嫩的手，那兩隻手就拉住他的兩隻手，接着就格格笑起來：

「還不睡覺？我當你上那兒去了？原來在這裏悲秋！」

「睡覺？健康的人們纔能睡得着，……」

「你病了嗎！想你爸爸了罷？走，回屋去罷。」

「我的靈魂病了。我想要在這裏清醒清醒。」

「不回去拉倒，誰希罕管你！」說着就搔了白今虛一把，賭氣回去了。

只剩下了他一個人，直瞪瞪望着池中的睡蓮出神。他不願意回屋裏去，他願意這麼靜靜獨坐一夜，靜靜獨思一夜。

他懷疑着一對思想和情感完全背馳的男女，是否僅僅以肉慾能聯繫，即使能聯繫，又能聯繫到多久。譬如方纔所說的「我的靈魂病了」，顯然是沒被她了解。但是他又歸回到他的憐憫的初衷。他不願意把馬五爺和馬五太太的希望給毀掉，更不願意讓無知的其姝遭遇到打擊。

他想要教育她，他以爲只消教育，其姝也並不是完全無望的女人。他相信他有改頭換面的力量，他相信她定能樂從他的主張。

正在尋思之間，深院裏忽然捲起了一陣冷風，刮得垂楊柳葉颯颯作響，仰頭一看，不知幾時，黑雲遮住了月光，幾滴冷雨打在他的臉上，他這纔掃興回到屋裏去了。

他走到自己的屋門前，黑黝黝的甚麼也看不見，剛想推門而進，卻被誰給上了鎖。他知道這是其姝的惡作劇，轉身往其姝的屋裏去取鑰匙。

推門一進，只聽得鼾聲甚高，其姝已經睡得熟熟的了。

他不願意去驚醒她的甜夢，自己尋了一把傢伙把屋門的鎖頭起了下來。

秋雨在簷前降落的淅瀝聲響，只管不停歇。他對於自己的新設計感到興奮，一宿也沒大得睡。

第 捌 回

開了眼睛，窗紙上剛剛映照上微明的晨光，他再也睡
藏青嗶嘰的西服褲子，登上了一雙黑皮靴，臉也沒

了一些，他不禁打了個寒噤。院裏靜蕩蕩，睡蓮的葉
子墜在牆上的牽牛花，一朵朵開的可不鮮艷。

慢慢地踏着鋪到門樓前的磚道，由角門出走到街
任四處的街口停放着。商店大多還在沉睡中，只有

他微微感到空腹，信步走進一家漿汁舖，喝了一碗纔出來往江沿那邊去信步走着。

白茫茫的江水。他在江沿的泥濘的道傍，停住了脚步排上的人影亂動，鷄豬齊鳴，幾縷炊煙也從那上面

霧落得很濃，那霧又彷彿溶在江水裏似的。這清晨

真若這幅炭筆的素描。他感到一切都是清新而潑刺的。他

今日起便可以把一個人的靈魂給再造，把他的生命，和另一

個再造一個新的生命。

看看家人也快該起床了，他循原路回到家裏。他首先奔往其姝的居室裏，其姝正在對鏡梳妝。沒等其姝擦完口紅，他就一把拉過來她，興奮得他有些口吃起來：

「其姝，我……我跟你爸爸說，讓你爸爸明天就把你送到民衆學校去，你唸完了民衆

學校，再去唸中學，再去唸……」

這幾句突如其來的言語，說得其妹一勁翻楞眼睛，半刻纔上言不搭下語地：

「唸書？唸書幹甚麼哪？我唸書去，你幹甚麼哪？」接着就格格笑了。

白今虛的期待，顯然是又碰了一個釘子。他滿以為自己是一個救主，曾經在期待着其妹向自己求救。然而，她卻漫不經心，帶搭不理地在訕笑着。他半刻也沒找出來適當的言語去回答她。其妹又走回鏡前，一面擦着口紅，一面看着鏡裏的白今虛說道：

「你怎麼的了？可見是你們唸書的人，一宿就會七十八變！你倒說呀，唸書幹甚麼哪。」

「唸書，你會知道地球是動着的，空氣裏面有酸素……」

「那當甚麼呀，不唸書，那甚麼地球不也是動着的嗎？那甚麼空氣……」她也沒記清下文是甚麼。「我頂討厭你們這些唸書的人！誰家的濶少爺唸書哪！願意吃香的就吃香，願意喝辣的就喝辣的，誰像你們似地成年到輩在外城跑！」隨後，又一掃一掃的描起眉來。

白今虛已經失掉了再往下說甚麼的勇氣。他雖然感到一種侮辱，但他卻把他的忍無可忍的情緒自抑下去了。他只能原諒她的無知和年幼，他轉身想走出屋門，又被其姝喚住：

「今個避北山去呀，你看外面響晴的天！」

他頭也沒回，就直奔馬五爺的屋裏去。馬五爺正在窗前翻閱本草綱目，看見白今虛進來，纔輕輕摘下銅腿的花鏡跟他搭話。

白今虛跑了幾步，好歹鎮靜了心跳，纔把希望讓其姝就學的原委一五一十講說起來。馬五爺一面套着書函，一面慢頭慢尾說：

「提起來，是這麼回事情：其姝八歲那年跟她二媽避河燈去，弄瞎了眼睛之後，差點要了她的命，我是一頭給他調治，她媽是一頭燒香許願，也不見強；後來纔由高二爺請來柳先生，託他圓光請壇，那回是請的眼光娘娘，眼光娘娘說是不要緊，可是將來不可再往人堆裏跑，我和她媽一連磕了九個響頭，好歹算留住了她一條性命，就在那年不讓她上學了。」

馬五爺說的頭頭是道，白今虛彷彿在聽一篇神怪故事，又驚又奇，最後是冷冷地笑了一聲，跟方纔同其姝說話的時候一樣感到了無話可說。

不久，馬五太太抱着大順進來了，馬五爺把白今虛的意思剛說上半截，馬五太太就沈不住氣了：

「眼光娘娘怪罪下來，我們可擔代不了。今虛啊，姑娘家家的唸的甚麼書，你可別胡思亂想了。」

但是，白今虛已經下了決心，跟馬五爺和馬五太太提出了要求；倘實在不允許她上學，也無妨延聘家庭教師。倘連家庭教師也不延聘，他就不想和她訂婚。

第 玖 回

最後，還是找來柳先生請出來眼光娘娘，把這件家庭教師問題核奪了。白今虛好歹把這問題處理有個頭緒，纔整裝離鄉回校。

臨行的時候，其姝仍然表示不願意唸書，仍然表示不得意唸書的人；他雖然滿懷不快，卻都耐着性子由她埋怨去了。

離開學校已有兩月之久，一坐在課堂裏，一切講義都彷彿在五里霧中，他幾乎聽不懂了。

他爲着生來的強烈的競爭心，日日埋頭在圖書館裏，不言不語，東繙西閱，作着筆

記，常在夢裏還是那般不言不語，東繙西閱，作着筆記。不久，一切課程，就都追趕上了。

學費是按月由馬五爺匯來，雖然不算富裕，較比那窮苦的學生，卻仍然要富裕得多。他大半是用來買書，很少枉花。

唯其因為他這般用功，所以在學校裏，也很少有朋友和他來往。他只是由宿舍走到課堂，由課堂走到圖書館，再由圖書館走向宿舍。放假的日子，除掉到那有書攤的市場走走外，也很少離開圖書館。他用書樹起了一面牆，隔絕了世間和他的接觸。同鄉會，學生會……凡是有會字的東西，他一概都不參加。他用孤獨聯繫着一個雖遼遠而美麗的希望：留學——博士——教授。

一日，他正在燈下放下了做筆記的筆，呆呆地望着他的拇指的指尖和中指的關節上面磨出來的胼胝，獨自歇息着的時候，一個不速的客人推門進來了。

這個客人穿着一身綠地白花條料子的西服，繫着一條半紫半青的領帶，腳穿一雙鹿皮的皮靴，白白的臉上有幾點酒刺，長長的披髮，分明是學美國明星的派頭，口裏一面唱

着「拉拉拉，拉拉拉」，進門就「哈囉」一聲，跟着就是一聲「密他，白」，大揚揚的坐在白今虛的牀上了。——這位客人，乃是高大貴，高二爺的大少爺高國相，一個私立的法學院掛名的大學生，日課是除了看美國香艷名片就是跳「滑而滋」。在公寓的時候，就是對鏡攏頭，擠酒刺。此外，就是唱那套「拉拉拉」。

這位罕見的客人的來訪，對於白今虛，雖然感到一些厭煩，卻也彷彿空谷足音一般使他感到一些歡喜。他問了問高國相的近況，高國相也問了問他的近況。高國相吸完了一隻美國紙煙後，纔提起他來訪的任務。他從西服的內兜裏掏出來一封信，是一封高國相的平安家信，他抽出來信瓢唸道：

「……馬五爺日來違和，昨忽轉重，竟人事不省，幸由汝柳叔請壇，始慶甦生……」
白今虛驚惶惶的問道：

「得的甚麼病？你把信給我看看……」

白今虛接過來高國相遞過來的一頁墨跡凌亂的信，先看到……——汝月費二百圓……吾老矣……，最後纔看到關於馬五爺那一節。但是，所寫的，也無非是高國相所唸的聊聊

數語，好在是「始慶甦生」，他也心平氣和了。仔細端詳了一頓，那字跡卻分明和他在馬府裏見到的柳宗易畫符時所寫的字跡一般無二，他這纔知道，高大貴雖然自充文雅，卻是連一封信也得由柳宗易代筆的。

白今虛把看完的那一頁信，遞給高國相的左手，高國相的右手纔遞出來一張紙，笑咧咧的：

「密他，白，這是年考的題目，請有空的時候替我做……」

白今虛接過來一看，是一個英文作文的題目，這門課程每逢有考試就這般找白今虛替他做。傍的課程，因為可以從課本用紅鉛筆標出來，在考試的時候拿出來抄上。

白今虛馬上答應了替他做。

高國相看他答應了，就說聲「謝謝，密他，白！」然後就又「拉拉拉」地唱了一遍。

白今虛對於家鄉捎來的消息，揣摩了半刻，就寫信給馬府探聽馬五爺的病狀。

不消幾日，回信寄來了，所寫的也無非是雖然有些小病卻對於生命並不至於有危險；但是，終究是年老了，也難保不測。其中對於病種和病狀並無詳述，信是馬五爺親筆寫

來的，可見也不至於有甚麼「不測」。

第 拾 回

這一年的年假，他雖然惦念着馬五爺的健康想要回去看一看，卻終於因為讀書的心比還鄉的心要切一些，就終日和火爐做伴，在那寂無人聲的宿舍裏，機械地過了整整一個年假。

高國相由鄉間回來的時候，他纔從高國相的口裏聽到一些鄉間的情形。馬五爺所得的病，是半身不遂，漢醫的牌子也摘掉了，鎮日偎依在炕上，在度着那寂寞的晚年。馬五太太也因為馬五爺的疾病，累得犯了痰喘的老病。因為高國相去馬府那天，沒看見五姨太太和其姝在家，所以也沒留意打聽他們的狀況。

白今虛聽到這殘冬一般的景況，心裏無端生起了一種寂寥之感。他決心在暑假時回鄉去看一看鄉間的人物和山河。

白今虛回到鄉里之後，便遇到他未嘗預料的一樁大爲失望的事體。

當他剛一下火車，正是大雨滂沱，客多車少，一路上淋到家門。他滿以爲其姝會首先跑出來迎接他的，卻只有馬五太太一面咳嗽着一面向他招呼：

「你回來，怎麼不來個信呢！你看……咳咳，衣裳都淋濕了，怎麼沒叫輛車呢？」接着就是一陣咳嗽緩不過氣來。

白今虛一面往屋裏走着，一面跟馬五太太回話：

「本想不回來了，就是放心不下五叔的病……一下站，連輛人力車也找不着……」他進屋先從皮靴裏取出一件大褂，一面換着濕衣：

「五叔的病，見強了一些沒有？」

「見強了點，他正在跟柳先生在那兒請壇哪！」

他本想問問其姝的書唸的怎樣了，卻靦覷着沒好開口。接着馬五太太就一五一十講起

來這一年以來的家中的情況；所講說的，卻無非是一些瑣事，也看不到這馬府裏有甚麼顯著的變動。

停一會，那僵傻的老婆，走了進來：

「回太太，二太太和大小姐說，還有一圈就打完了，等打完了再看白少爺來。」

馬五太太只是點點頭，又咳嗽起來了。

他去年在馬府住着的時候，並沒看到她們打過一回牌。他心裏不禁覺得蹊蹺，便問

道：「怎麼？打牌？」

馬五太太滿沒在意地：

「過陰天！高太太和柳小姐昨個來了。在家裏住了一宿，今個又趕上雨，沒能回去，打個小牌。」

白今虛也沒搭言，心想過去看看馬五爺，他忽記起請壇的聖地裏，是不准閑雜人等隨意出入的，就問道：

「壇請完了沒有？」

「剛請。還得一會子呢，剛化了兩道符。」

「不久，傴僂的老婆，便把簡單而精緻的飯菜端上來了。水粉，燻肉，……幾種鄉土的特異的味覺，使他意外地多食了口腹。」

喫過飯之後，他纔到五姨太太那裏的牌局去；他的歸來，對於她們彷彿並沒惹起多大注意似地，馬五姨太太和其姝，都異口同聲地：

「剛下車嗎？」

接着是照舊喫碰地打起牌來。白今虛只輕輕在鼻孔裏哼了一聲，便呆呆竚在那裏觀望着牌局和牌局裏的人物。

那話聲最高，總在埋怨「打錯了」的少婦，一張餅子臉，一身大紅的旗袍，鑲着金牙的，一定是高太太了。那不言不語，雙手捏着牌叢的兩頭的少女，一張瓜子臉，一雙杏核似的眼睛，一身古銅色旗袍，一定是柳小姐了。

不久，牌局散了。這纔由五姨太太向她們把白今虛介紹了那兩位女客，經紹介後，就跟其姝開起了玩笑。

客人去後，白今虛纔有機會跟其姝談話。他首先問到唸書的問題：

「你唸的怎麼樣了。」

其姝接着就格格笑起來了。

白今虛對於她的笑，感到莫大的不快。

「笑甚麼？」

「我笑你們唸書的人開口就是書……」又是一陣格格笑。笑止之後：「一天天忙的要命，誰有閑空去唸那玩藝兒？」

「其姝，……」

白今虛把他要說的話打住了。他覺得即使跟她說也是馬耳東風。他一年來的設計，整個失敗了。他不成想世上竟有這種不肯自救的女人。他的憐憫，已經還元爲怨恨，他緊緊地咬着牙關，竟自不言不語回到自己的室裏。

第 拾 壹 回

他本想早些回去，把自己關閉在書和筆裏，忘卻他和他周圍的人的存在。但是，馬五爺的病顯然加重了。最近是連愛吸的水煙袋都不摸，茶不思飯不想，日夜躺在炕上喘息。在這病態加重之間，馬五姨太太和其姝小姐的牌打得反而益發熱鬧起來，最近是夜裏打牌白天睡覺。

自今虛除了看看閑書，就是悶在屋裏。一天天，覺得日子過得異常遲緩。日子過得長了，連閑書也不願意看了，他就天天從早到晚坐在江畔垂釣。

他最近竟孤僻得連說話都成爲稀有的事情了。他起初還希望馬五爺能够快一點痊癒，

也好早一點歸校，看着馬五爺的痛苦殘生，他反而希望他能快一點死掉，說不定對於病人是一種幸福也未可知。

他幾乎忘掉了其姝的存在，他不想見她，她也從來沒到他的居室裏去過一次。但是她却並沒知道他在怨恨着他，她作爲一個小姐，對於一個窮書生不大理會，她覺得也並不足爲怪。她只管沉醉在骨牌裏，她感到每一張骨牌裏，都充溢着她的青春和生命。

一日，白今虛在傍晚的時候，頂着一頂大綠草帽，穿着一件短袖襯衫和短褲，携着魚具回到家裏。

他一走進院裏，就忽然瞅見馬五姨太太失去了她的髮髻，披着剪斷的長髮，在窗裏咧着嘴。他無意地走進了馬五姨太太的居室裏，心想看看這髮髻的異變。

他一走進屋裏，就看見一個白衣理髮匠，站在屋裏的角落裏給其姝用一把火剪子燙髮，馬五姨太太一面梳攏着長髮，一面跟白今虛顯白：

「你看這髮剪的好不好？」

白今虛看着那一雙小脚配着一頭披髮，禁不住要笑出聲來，卻抑壓着說：

「好，好。」

「這位理髮師是這城的頭一份！」一面誇讚着，一面翹起了右手的拇指。

「嗯，果然剪的與衆不同！」白今虛半有意半無心端詳了那披髮。

白衣的理髮匠停了停火剪子，

「太太也忒誇獎了。」臉堆着笑。白今虛一看這臉，跟高國相頗有些異曲同工，也是白的臉，就是比高國相少了一點酒刺。倘要穿起旗袍來，這位先生是不難扮成一個女士的。

隨着，其姝輕輕「呀！」了一聲，顯然是火剪子燙了頭，卻沒聲張出來，也隨幫唱影給理髮匠獻了一句讚詞：

「人家還有甚麼狀呢。二媽，那甚麼狀？」

馬五姨太太也忘記了是甚麼狀，還是由理髮匠自己補充了這句讚詞：

「表彰狀！」

「嗯，不凡！」白今虛一半在訕笑着。卻早已不感興趣了，就出去屋子，往正房馬五爺

的屋子裏去。

馬五爺這幾日竟強打精神坐起來了，他正在笑臉望着大順。馬五太太在身傍伺候着，逗大順給他的父親逗飛玩。

自今虛先跟馬五太太問了問馬五爺今天的經過，卻由馬五爺自己攔住馬五太太的話，自己答下去了。

「好了，這回可好了。」雖然自稱「好了」，聲音卻是嘎啞的，「我今天晌午喝了一碗稀飯。」說完了話，就由馬五太太像飲小孩一般地飲了一匙水。

馬五爺喝了半口就不能下嚥了，搖了搖頭說：

「甚麼時候開學？」

「還有十多天的光景。」

「你回去罷，我好了，我有錢，我好了。」

「是。」

自今虛也看出來馬五爺是不會有生望的了，但是，即使留在鄉里，也未必對誰有多大

補益。倘一旦馬五爺有個好歹，自有高二爺柳先生之輩來幫忙料理，也未必有他插足的餘地。所以，他便跟馬五爺說：

「是。我打算過一兩天就回去。」

白今虛本想趁機問一問馬五爺一旦有個好歹之後的學資問題的，但是他顧慮着對於病人的印象，便不會開口。此外，還有其姝的問題。想了想問亦無益，便也不會開口。

剛要歸校的時候，覺得暑氣反而益加溼熱起來。其姝和馬五姨太太送他到車站。但是，他對於其姝並未感到格外惜別之情。其姝對於白今虛也並未表示戀戀不捨之意。馬五姨太太也只是跟着其姝遊逛車站而已。這淡薄如水的情景，送的人和被送的人都感到是當然的。

白今虛自車開之後，就想永遠不再還鄉了。他感到輕鬆，彷彿從一間密閉的暗室裏逃脫出來一般地輕鬆。車窗吹進來八月的熱風，連這熱風，他都感到涼爽。

第 拾 貳 回

馬五爺在白今虛走後不久，在衆人所預期和希望裏死掉了。

馬府便立刻沸騰了。

高二爺大揚揚的坐在太師椅上，左手轉着揉核桃，右手在敲打着桌子叭叭地響：

「五爺一世也不容易！怎麼也得大辦！你當是死了一隻貓死了一匹狗，就那麼隨隨便便扔出去就行嗎？」

柳宗易立刻就表示了滿腔贊意，紅絲眼睛擠了擠：

「二爺的高見！」

高二爺繼續着他的高見：

「這事，你叫我們管我們也得管，你不叫我們管我們也得管！……我們弟兄處了一世……」

柳宗易又隨和了一句：

「當然嘍，二爺和五爺是莫逆之交！」

這些主張，對於馬五姨太太雖然不打她心上來，卻也只得斂斂扭扭答應了。

馬府便立刻熱鬧了。

大藤棚裏人山人海，鼓樂聲，號喪聲，說笑聲，勸酒聲，喊嚷聲……攪成了一團大熱鬧。

在盈門的弔客之中，忽然來了一位珍客。禮帳上寫着：「范成仁奠儀兩元」。高二爺和

柳宗易他們都不認識，卻也給了他一條白孝帶紮在腰間，跟普通的弔客一樣，啊啊啊——地號了一遍；陪靈的其姝和馬五姨太太一看，卻是常出入的那個理髮匠。馬五姨太太將

臉躲在孝帽裏露出一絲媚笑之後，就哇哇哇——地陪着弔客號起來。

范成仁號過喪之後，也就跟着高二爺和柳宗易他們跑前跑後，呼東喚西。從傍看來，他不是馬府的至親，也是馬府的近友。連高二爺和柳宗易都說不清他是馬五爺的甚麼人。高二爺和柳宗易和一些人晚間都回去了，只有范成仁還在靈前一炷香換一炷香地伺候着。這樣，一至到喪事辦完。

甚麼事情都辦完了，可是馬五爺的那口靈，卻仍舊沒得入土。馬府代代的靈，至今還浮厝在山西會館裏。馬五爺的靈也就浮厝在那裏。浮厝之後，高二爺和柳宗易也就都以為大事已畢，再也不上門。

馬五太太自這喪事的辦起到辦完，始終躺在炕上，也沒能參與這盛會。這幾日，病纔稍微見強了一些，能够在院裏四處走走。家裏的一切，並沒有多大變動，房屋和院落傢俱和什器，都依然在舊日的位置默默地置放着，只是屋裏院裏，都非常凌亂，顯然是一些下人都趁着這老主婦的病中，偷懶了他們應做的事情。

她開始吩咐下人掃掃這擦擦那，不但男僕就連那僵僵的老婆，也哼哈地不願聽她吩咐了。馬五太太有些惱怒了，那些下人這纔疑疑遲遲地收拾了起來。

馬五太太對於這些下人的態度的驟變，不禁納悶了半晌。

馬五姨太太的紙窗，還沒打下來，太陽都射進屋簷。

馬五太太獨自站在院心裏摸摸這看看那，嘴裏不斷嘆嘆。

馬五姨太太的聲音高亢地從屋裏衝出來了：

「張媽呀！張媽！來個人兒呀！……都死淨了嗎！」

一些下人，無論男女，聽這幾聲大喝，便馬上放下剛纔替五太太做着的活，一窩蜂似地跑到馬五姨太太的房前。

馬五太太這纔恍然大悟，原來是大權傍落，所以一些下人纔跟她帶搭不理。

大順淌着鼻涕，從外院滾着鐵環跑了進來，鐵環在馬五太太的面前停住。大順一面用袖口擦着鼻涕，一面仰着臉跟五太太說：

「大媽，我媽和我姐跟一個老爺們睡覺！」

馬五太太楞了楞，手摸着大順的腦袋：

「你看你這鼻涕，來，大媽給你擦擦。」

「真的，大媽，那個老爺們，前天還來了呢。」

「別胡扯了。」

馬五太太雖然半信半疑，但是無風不起浪，大順所說的話，也不見得全是胡扯。她生恐大順再喊，讓馬五姨太太聽了去，該興風作浪，便拉着大順走到院門外去了。

馬五太太坐在門墩上，大順攀着一隻石獅往上騎。

馬五太太問大順道：

「那個老爺們姓甚麼？」

「我不知道！」大順剛剛騎上卻又跳下。

「怎麼個長像？」

「穿一件白衣裳！就像我給爸爸帶孝似的。」

馬五太太越發弄得摸不着頭腦了。她想找馬九爺商量商量該怎麼辦。她是一個生恐惹是非的人，從來也沒有自己的主張。剛剛見強一點的痰喘，又加強起來了。

第 拾 參 回

馬九爺是馬五爺的九弟，是他們父母的老兒子。自從分家以後，九爺就在闖人堆裏學成了一口煙累，起初，仗着分得的遺產，落得逍遙自在，自從他的妻死後，晚年卻大不如意，雖然不時跟五爺挪借，卻是遭拒的時候居多，近幾年來，也不往馬府走動了。所以，在五爺死去的時候，他也沒去弔祭。這位小人物，近幾年來，是四處跑跑經紀，替人家買賣個房子地，好歹度着晚年。但是，近來是耳也聾了，雖然四處跑跑，卻攬不來幾許生意。祖上的幾幅古畫最近都翻出來，四處賣，卻不禁使他感嘆誠貨的人怎麼這般少。

馬五太太買了幾樣簡單的禮物，去往訪馬九爺。馬九爺正在家裏戒大煙。臉色是黃地裏烘托着黑癍。幾年來的離別，九爺的黑髮，也不知幾時增添了幾絲白髮。

馬九爺喝了一口戒煙藥，好歹下了炕，互敘久闊之後，又互嘆了互相的老。

「也有四五年沒見着五嫂了。五嫂的腰可也有一些彎了。」

「老了。」馬五太太自己在背後敲了幾下。「老了老了還添病：連咳嗽帶喘。九爺的牙口還好啊！」

九爺沒大聽清楚，用二指撥弄了撥弄耳朵：

「不中用了，耳朵也發沉。」

隨後就講說了講說，五爺死去當時，他正鬧着痢疾，也差不點過去之類，向五太太辯白了一番。

五太太一勁嘆氣。嘆過一陣氣之後，纔開口提到正文：

「蠻子啊，……」

他們背地都稱馬五姨太太爲「蠻子」，接着就把馬五姨太太的行爲，據她所明查的，所

暗訪的，都一五一十說給了馬九爺。

馬九爺也不禁感嘆。隨後就開口道：

「有道是捉賊捉贓捉姦捉雙……」

馬九爺告訴馬五太太等遇見了那事，再不聲不氣來找他也好幫着她捉雙。在那以先，是要跟平常一樣沉住氣，別聲張，老馬家的事情當然得老馬的人出頭去辦。外姓人，這事可決提不得，至少也得給故人留個深淺。

不一會，馬九爺的少爺馬承家走進來了。有四尺多高。精瘦焦黃，在害着肺病。在本城的一個中學唸書，是一個不言不語，沒人理會的一個小人物。

「你見過你五大娘。」

馬承家毫無表情地給馬五太太施了一個禮。

「嚶唷，都長這麼大了，纔幾年！」馬五太太這樣跟馬承家打招呼。

馬承家仍然是一言不發，只輕輕咳嗽了一聲。

馬九爺替他兒子答言似地：

「黃皮拉瘦！總咳嗽！」

「他大哥呢？」馬五太太彷彿剛剛想起的。

「他大哥在外城當一名書記，月間將够他自個的糜費，家裏是一個躑子也見不着。」馬五太太辭出馬九爺的家，彷彿去了心上的一塊病，一路上在心裏讚美着九爺的爲人，並且自恨爲甚麼和這麼一個有良心的親戚竟會疎隔了這許多年。

當她剛進屋還沒歇過乏來，馬五姨太太就怒氣沖沖地走進了她的居室裏來。手指着馬五太太的臉：

「你這老騷貨，喫飽了喝足了，你挑唆我的兒子敗壞我！」

接着就抓過來前面的茶壺摔得粉碎。

「你說，誰養漢？你快跟我說！」

馬五太太被她這一嚇，嚇得魂不附體，剛纔跟馬九爺核計的章程，也不知都飛散到那裏去了。渾身直勁抖索，卻找不出話來答辯。

這時，其姝小姐也進來了。也忿恨填胸：

「我的媽喲，我的親生娘喲，你還不如這不是親生的娘呢。你說，我怎麼養漢了？」

馬五太太看着自己的親生女兒都不向着自己說話，便氣得橫眉怒目：

「你這個瞎種！你跟蠻子勾着欺侮我！我自養了你一回了。」接着就嗚嗚哭起來。

馬五姨太太聽着馬五太太當面罵她「蠻子」便火上加油又摔了幾個茶碗出氣。其姝小姐被罵做「瞎種」也碰着自己的膿疱，立刻跳高蹀脚哭嚷起來。

家裏的一些下人，都偷偷在門外竊竊私語和偷笑，沒人進來解勸。

大順看着家人都胡打亂鬧，起初看得挺奇怪，後來卻也隨着大人的哭嚷，嗚哇哭嚷起來了。

馬五姨太太就把一肚子氣洩在大順的身上，辟扒一頓屁股，打得大順嗓子都哭冒煙了。

馬五太太看着大順挨打，趕忙把孩子奪過手來，一面給大順揉一面擲嚔：

「你這狠心的娘們！白個親生的孩子下這樣毒手！這是他爹的一點骨血……」又是一頓

哭。

大家在打得疲乏的時候，纔鴉雀無聲。

第 拾 肆 回

自今盧歸棧之後，決計再把自己的身和心關閉在書和筆裏。他想努力忘掉故鄉和故鄉的人物。但是，不到幾日，就傳來了五爺的死訊。他想回去，電報上卻註明着「勿歸」好在有許多親戚朋友，他回去反而要給馬府添麻煩，所以就僅僅寫了一封很鄭重而簡短的弔唁。

他馬上就聯想到自己的學資問題，然而他的善良的秉性，拒絕了惡意的猜疑。即使馬五爺沒了，也有馬五太太主持，倘都不主持，還有高二爺承管，他覺得連這般猜疑，都是罪過的。他在接到馬五爺的死訊不久之後，復又歸回到原來的平靜。

然而，這次由馬府携來的錢款，除學費和膳宿費之外，所餘無幾。他每逢遇到好書，便只有望書興嘆；這給與了他些少的痛苦。所幸，對於他的膳宿，這半季還不至於成爲問題。

馬五爺在世的時候，是會按月寄來雖然不算多卻也足用的款項的。頭一月，盼一盼，沒曾寄來。他只解釋做馬府的臨喪忙亂，而且期待着下一月會加倍寄來。盼了盼，下一月也到了，卻仍然沒曾寄來，他稍微揣摸了揣摸：也許是忘記了。盼了盼，又是一個下一月，他不得不稍微猜疑了猜疑：也許是有了變故。

他這纔在每月一封的近況報告的書信裏表示了最近的貧細。字裏行間，希望了能够寄一些款項來。這封信發出之後，他又從新有了一個希望。但是，該見回信的時候，卻仍舊不見回信寄到。

他開始有些狼狽了，只得跟高國相去暫時挪借，兼且也可以從他那裏打聽打聽鄉間的消息，

他除了課堂，圖書館，宿舍和賣書的市場之外，不大熟悉這城的地理。費了好多的時

候，走了好多冤道，好歹纔在一個三面不通的背胡同裏，找到高國相的公寓。高國相正在屋裏，踩着留聲機的音調，撲着一隻破椅子跳舞。

「哈嘍，密他白，今個是那一陣風把你刮來？」

白今虛述過來意之後，高國相便很快地滿足了他的要求並且叮囑着：「用錢儘管來拿。」隨後又教訓着：「別亂化哪，人得守本分！」白今虛聽到這「本分」二字，不禁楞了楞：怎麼？狗嘴裏居然掉下了象牙來？

關於鄉間的消息，高國相說在臨行前他曾經弔祭，並且誇獎着：

「那喪事辦的科學極了。」

白今虛對於這「科學」二字楞了楞。

隨後高國相說：最近的家信裏沒提過馬府的半點消息，所以也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他的。

白今虛半刻無言，由高國相提議：

「走，我請你看『璇宮艷史』去！我已經看三回了」，說着就「新我孫，馬我倫」唱將

起來，隨後又讚美了一句：「那片子科學極了。」

白今虛綜合着這兩句「科學極了」，纔約略地明白他用「科學」二字表現着「熱鬧」「盛大」之類的意思。

白今虛就跟他在一家專演美國影片的影院看過那影片。爵士樂的俗音，使他好不難挨。

「走，我請你喫飯去！」看過影片之後，高國相又要請他去喫飯。他們便在一家以羊肉著稱的飯館，喫喝起來。

「少來點！頂『現實』了。」高國相舉着玫瑰露的酒壺。

白今虛好歹抑止住對這「現實」二字的笑，雙手捂住酒盅。

「少來點！」高國相先給自己斟滿之後，又把酒壺舉得高高。

白今虛被勸到第四次時，纔推委不過，由高國相斟滿了一盅。

白今虛算是今生頭一次喝酒。先用舌尖舔了舔，有點甜味。

「一口就喝下去了，頂『現實』！」高國相一口喝了下去「就這麼一仰！」

白今虛也跟着那麼一仰。剛通過喉嚨，既辣又甜，差些湧將出來，一落到肚裏，彷彿一大碗開水嚥了下去，腹內發熱，過了一會，頭要膨脹，臉像火烤。

高國相給他斟滿第二盅的時候，他竟又是照樣一仰，這回是杯盤都搖起來了。他不敢再多喝了。竟自伏在桌子上訴苦。

「頂現實了。」高國相自斟自飲。

白今虛在初醉裏，還聽得高國相不斷叨咕着「頂現實了」他好歹算明白了高國相用「現實」二字所表現的意思。

飯喫過之後，白今虛的酒意，也有些散了。他坐上一輛洋車，在蒼茫的暮色裏無限懊惱，他覺得彷彿做錯了一件事情，彷彿失掉了一件東西。他總在心裏叨唸着他不該喝酒。

洋車停在宿舍門前的時候，一副異樣的光景呈現在他的眼前：宿舍門前滿是石塊和磚頭。他也無心留意，又在號房裏重溫了一次無信的悵惘。

第二天的晨報，纔使他知道昨夜的石塊和磚頭是一派學生和另一派學生互爭的遺跡。

第 拾 伍 回

那是一個狂潮涵湧的時代。那涵湧的狂潮，激蕩得每一個聰明的青年自熱。白今虛躲走着那狂潮，每逢那狂潮激蕩到他的脚底，他就更躲遠一些。然而，他雖然在躲遠着，卻畢竟並未離開那潮頭。所以，那狂潮的飛沫，便也有心無意地飛濺在他的身上了。

那狂潮的飛沫，起初飛濺在他的身上的時候，他只期望着這飛濺在他的身上的狂潮的飛沫，自會遇見微風吹乾；然而，不但這飛沫未被吹乾，卻又是一陣暴風捲着浪花，激蕩到他的身上，他靜神一看，卻滿身被潮水沾濕，已不堪收拾了。

他開始讀起來許多正課以外的書籍，專門以外的書籍。他開始驚異了，這些書籍之中

所記載的哲理與實際，使他對於人生，對於世界，轉換了一個視角。他彷彿失了一切，但是，他卻仍未得着一切。

他只願做一個弄潮兒。他感到潮的咆哮和激蕩的宏偉和饒趣。他只是脫掉了鞋襪，捲起了褲角，在潮頭裏戲弄。他由潮頭一步一步探着往前行走，越走越使他驚奇，越驚奇越走，走來走去，他也就被捲進那狂潮去了。

他只管在狂潮裏，隨着波濤的涵湧，盡性游泳。他不知道他的體力和心力是否抵抗得住這狂潮的激蕩，他也不想去知道，也不須去知道。只管不知道疲倦，不知道勞苦，快活而興奮地在那狂潮的激蕩游泳。

他這時是真個忘掉了他的故鄉和故鄉的人物。因為他甚至於忘掉了自己。

一日，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信，他一眼就看出是柳宗易的筆蹟，信封上面寫着：「隔宅緘」他急忙打開，心裏預想着「一樁不祥的事體」。他忽忽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雖然如他所預想，是一樁不祥的事體，但是他爲着這事體的過於離奇和紛亂，竟自呆然；他於是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一頁頁宣紙信箋上，寫着一行行歪斜行書；文體是不文不白，時或有幾個錯字。

「今虛賢侄知悉。自汝離家。轉瞬半載。吾瑣事羈身。未克致問。叨在至友。幸勿見怪。」

先是這照例的一陣客套。

「自汝五叔千古之後。馬府已非昔比。吾瑣事羈身……」

又是一個「瑣事羈身」，——自今虛這樣在心裏叨咕着。

「……未能常相往來。一應敗類之事。吾至今方恍然大悟……」

這是甚麼文章呢？——他又在心裏叨咕着。

「可惜汝五叔一世英名。掃地無存。吾草至此。愴然淚下。嗚呼……」

是高大貴「愴然淚下」了呢？還是代筆者柳宗易「愴然淚下」了呢？——他想要問一問

寄信人和代筆者。寫到「嗚呼」時，他尖起嘴，唸了一聲「嗚呼」，

「汝五叔恩重如山。汝自知之。豈待吾言……」

他搖了搖頭，再往下看；

「所言敗類之事，吾口下留情，不盡言之，嗚呼。吾復愴然淚下。豈是吾看三國爲古人擔憂乎。……」

總之，這封信是一唱三嘆，囉哩囉囉。不去直抄了。其中，所寫的情形，大致如下：自從白今虛離開鄉里之後，馬五爺便死去了。馬五爺死後，雖然馬五太太求他（高二爺）給白今虛拍電叫回來，但是他爲了白今虛的學業着想，就拍電：「勿歸」。他對白今虛表示歉意，他說他當時應該拍電叫他回來；倘然，也許不至於有今天的下場。他很後悔。但是，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他自從馬五爺死後，就沒大到馬府去，他一勁辯白着他的無事忙。馬五太太也太老實，馬五姨太太也太「敗類」。關於其姝，乃是所謂「口下留情」，僅僅譯爲「年青」。馬五姨太太不該帶壞了她。他又怨了馬九爺一頓，說他不該火上加油，幫同捉姝。……總之，處處在表示着只有他是好人。

他（高二爺）聽說馬九爺幫同捉姝的時候，可不「熱鬧」來的。是馬九爺和他的兒子馬承家雇了兩個粗人，把馬五少奶奶和那個理髮匠范成仁像捆年豬似地赤身露體捆起來了。還是親生的女兒，馬五太太沒讓捆其姝，而讓她躲藏在立櫃裏面。隨後，就驚動了

官府，當時就把這二位拘押起來了。馬五太太由官府回來，想要痛罵其姝一頓，卻看不見其姝的踪影。打開立櫃一看，還赤身露體蹲在那裏。從那起，其姝就瘋了，成天喊着要死要活的。累得馬五太太和那個僮的老婆晝夜輪班監視，生恐她私逃去尋短見。但是，在一天晚上，那個僮的老婆打盹的時候，其姝就跳出窗戶，投井自盡了，當個僮的老婆睡醒的時候，再去打撈，早已成爲僵屍了。

一頭，馬五姨太太仗着拘押時隨身攜帶的金鐲，不消半月，就打點得停停當當，早已出監跟范成仁夥度起來。

這經過，他（高二爺）說他一直無所聞，直到其姝自盡之後，馬五姨太太又去欺壓馬五太太，馬九爺也無所措，找他出馬辦理爲止，他一直無所聞。

那時，馬九爺已經遷入馬五太太的府上居住了。他（高二爺）說馬九爺也窮瘋了，怎好這樣撥弄是非？馬五太太成天愁眉不展，馬五姨太太成天罵聲不絕。馬九爺成天跳高踩脚。

總算他（高二爺）會辦事，他爲着馬五爺的一點骨血打算，就決意主張馬五姨太太和

馬府斷絕關係。他爲着辦得有根有底，把這事對詞公堂。給了不算少的贍養金，馬五姨太太也甘心願意斷絕關係。他（高二爺）很讚美大順那孩子，竟在公堂上不認馬五姨太太做母，而一眼也不睬馬五姨太太。連公堂上的人們都對這孩子感動了，馬五姨太太的毒恨，他（高二爺）說，他「亘古未聞」。

總之，馬府「已非昔比」，其姝也死了，學資一節，是只可以暫做罷論。最後，他說他很想幫助白今虛的學資，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苦了一陣大窮，那窮狀寫得彷彿他是世界中最窮的人似的。

「吾侄最知我。尙望原諒。原諒。」

原諒重複了兩度，而且在那四個字的傍邊畫了八個大圈。

第 拾 陸 回

這馬府中的激變，雖然是那般離奇和紛亂，但畢竟未出白今虛所預想。這學資中斷的通告，本該給與他以莫大的打擊和窘迫，但是他對於這一節，却早已有了準備，他起初是跟高國相挪借來的；但是，他並沒常是這般依靠挪借。又兼，高國相之肯借貸，乃是爲了白今虛在年考時，能替他作英作文，也並不是因爲白今虛是他的好友，因爲是好友纔肯慨然解囊。——白今虛對於這一層看的倒很明白。

這箇都市，對於一個窮苦的學子，還不至於給與白眼和絕路的，他起初是給一個投考大學的濶少補習英文，月間也足以維持這箇都市的很少的生活費。這箇都市是一個窮富

都能過活的生活程度有彈力性的都市。一個大學生混跡在洋車夫的小飯攤裏喫飯，是不會惹起誰人的注目的。白今虛在這生活程度有彈力性的都市裏，度着有彈力性的生活。月間的收入雖然很微，却足以使他維持得並未露出一絲馬腳來。

這位補習英文的闊少，當初的幾次，還很鄭重其事地按部就班跟白今虛補習；還沒補習到兩箇月，就不是他了，白今虛有時一等就等上三四小時，等回來了，那位闊少却携帶着一群女士做要。也就把他打發回去。白今虛每遇有這種情形，便忍耐不住了，直到那位闊少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對白今虛穢語相加，白今虛纔把忍耐至今的烈性發作出來，再也不去替他補習了。

補習英文糊口，使他初次認識得到所謂「謀生」之難，他便想尋找一件坐在書齋裏能做的事情。有人介紹給他一位這都市裏的一位學者，他就替這位學者謄寫論文，這位通俗的學者，所作的論文，也無非是一種剪刀和漿糊的工作。白今虛就替他做了那剪刀和漿糊。他在這筆耕裏感到不可遏止的厭倦和煩燥。而且，這位學者的訛字，都得由他來訂正，這工作，又沒能使他繼續很久。

最近，索性他就不去替誰做一些下活了。他開始從外國的雜誌上選擇一些世界情勢之類的論文，轉譯出來，寄給這都市之中的好多好多官辦或商營的雜誌社。雖然稿費有限，却一直能維持他到畢業。

他除了爲生活而忙着一些譯文之外，就是在那狂潮之中游泳。一直游泳到那狂潮退了下去，他纔發現已游泳到海的深處。

那許許多多在狂潮之中游泳着的青年的白熱，在潮退時，也大多化爲灰頹，有的，就被狂潮吞入了，有的就被狂潮吐出了。但大多多的，却是在淺灘上，沒被吞入，也沒被吐出。白今虛也是這沒被吞入又沒被吐出的。一個。

白今虛雖是沒被吞入，也沒被吐出，却陷入了昏迷的泥沼裏。他自願一脚陷入那昏迷的泥沼裏，永久不拔。他簡直不再深信他至今所深信下來的一切了。他感到不堪拯救的絕望和絕情。

他開始有意的灰頹，正如他開始有意的白熱，是同樣有意的。他浮漂起來，而沉落下去了。他簡直彷彿是從一箇高山跳落一箇低谷，降落裏雖然感到卑屈，却未嘗沒感到快

意。……他開始有意的吸煙，有意的飲酒，有意的嫖妓，……凡是他過去以爲非的，他都以爲是了，在將要畢業這一年，他簡直跟先前判若兩人。

在這昏迷的絕望和絕情裏，他終於畢業了。他不知道爲甚麼要畢業，他對於畢業也沒會感到他考入時所期待的歡欣和興奮。他只是淡淡地結束了他的學生生活。

留洋，教授——這一串荒唐而美麗的幻夢，他想了一想，也祇是感到他這幻夢荒唐而美麗而已。他在畢業之後，彷彿一箇長距離徑賽者跑入目的一般，感到了渾身和全心的懈怠和疲倦。

他暫時仍然沒離開這四年相伴的都市。足足有一夏天，他除了譯文糊口之外，鎮日無所事事。最後，是連譯文也不做了。他有時候就連着睡一天一宿也不起床。他不知道他要做甚麼纔好，他也不想去做甚麼。他覺得他或許將要這麼睡一生。

這幽居的生活，他終於沒能繼續下去。他忽然想要走，並沒有目的，只是想要走；天涯也好，海角也好。他並非希望走後能有甚麼他所希望的在等待着。

他終於仰賴着一個朋友的介紹，在黑龍江畔的一個小縣裏，當了一名小吏，在這寂

靜的小縣裏，終日無非是醉酒婦人，他足足有兩年之久，在醉酒婦人裏埋葬了他的靈魂和智慧，他厭棄了這生活，就又調轉到一個匪徒盤據的小縣裏，他在這小縣裏，足足有一年半之久，在麻將牌叢裏埋葬了他的靈魂和智慧。他又厭棄了這生活，他有三年半之久，離開了都市的文明，他在這不會利用蒸氣和電氣的縣城裏磨鈍了他的知性和悟性。他渴望都市的強烈的刺激和奔忙。他在這渴望裏，想要清算他過去的活屍的生活。他這時開始想寫一部抒情長詩，他並非詩人，他在大學時代所專攻的又並非文學，他只覺得有涵湧的詩思從他的內心澎湃出來，他於是開始拙笨而鄭重地把他的詩思表現出來。

他在他的詩稿的前面，引了一句紀德的詩：——

自然教示着：人類是爲幸福而安息下來的

不久，他便獲得了調轉中央的命令。他已經足足在這不會利用蒸氣和電氣的兩箇小縣裏度過了四年的光景。

第 拾 柒 回

自今虛調轉到新城之後，一切都使他感到驚奇和新穎。他彷彿一個鄉下人晉京似地處處都感到驚奇和新穎。夜飾光，柏油路……新型的汽車，新式的女髮……新調的音樂，新味的咖啡……新樣的樓房，新案的廣告……

他在這一切新裏，感到無上的歡欣和鼓舞；他盡量在這一一切新裏，呼吸着新的空氣，他完全在傾倒在這一一切新的前面。

然而，這一切新，也無非是土和砂的建造；當他窺出這建造也無非是土和砂的時候，他對於這一切新，復又感到莫大的不足和不全。他在這塗着濃艷的顏料的土和砂裏，發

現不出來他所期待着的新的靈魂和智慧。他感到大多的住民仍然在卑俗和低賤裏。他感到這新和舊之間的鴻溝，委實太也深，太也寬了。他覺得這太也深，太也寬的鴻溝是須要填滿和壓平的；至少也得使牠淺一些，窄一些的。

他想要在這新城裏，寫完他那部抒情長詩。然而，他却怎樣想續也續不成了。他新獲得哲理：「人類是爲幸福而生息下來的」——這種哲理，到這新城之後，和他到這新城之前，又生起了兩種不同的觀念。他一瞬獲得之後，又一瞬失掉了。

他感到這裏是沒有他的舞臺，他想一試身手的雄圖，又很脆很弱地破滅了。

他在這一年之間，開始濫讀起雜書來，法律也讀，經書也讀，哲學也讀，小說也讀，連報頭報尾的雜俎也讀。他讀甚麼都感到是至理名言，都感到是天經地義，他完全陷於大昏迷，大疑惑裡。

單單地看一看他桌上架上的雜書之中，挑選幾本書中，他所標畫的紅線，也可以看出來他這大昏迷，大疑惑。

「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

——「老子」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般若心經」

「支配地上的力量，並非生的力量，而是死的力量。」

——蕭·「人與超人」

「牠（時間）驅着我，以牠的加緊的鞭策，把我當作一條牛似的，——：『跑快些，豬獯！使勁呀，奴才！生活罷，該死的辱頭！』」

——波德萊爾·「巴黎之煩惱」

「無智雖不能說是幸福，却確是生存的必要條件。」

——法蘭士·「埃辟玖爾之園」

「倘願意平安，雖與人相交，也要孤獨地生活罷。切勿有所圖，切勿有所

惜！」

——屠格涅夫：「散文詩」

「相信着新的明日的到來，自己的這話，雖沒有謊言——」

——啄木：「悲哀的玩具」

「你將在你自己的火焰中焚身：設若不首先化為灰燼，你怎能新生？」

——尼采：「蘇魯支如是說」

.....

他讀鼓勵人生積極的書，也便無端地感到應該積極起來，他讀勸教人生消極的書，也便無端地消極下去。他在他自己的心上，包容着明與暗，光與影，美與醜，真與偽惡與善：……他甚至於在日出時有一種心地，在日沒時另有一種心地，他完全陷入了大昏迷，

大疑惑裏……

方，開始他的新生的設計。這一年來，駁雜的智識，給與了他很大的重壓和苛責。他爲着尋覓靈魂和智慧의 寄託和歸宿，反而在那駁雜的智識裏面失掉了他原有的寄託和歸宿。他嘲笑着這駁雜的智識。嘲笑着不能消化這駁雜的智識的頭腦。他想要拿他的生活去續成那部抒情長詩。他相信他的新生的設計是會有成效的。

他的新生的設計，是只想在內心裏凝結出來他從實生活所得的獨到的哲學。

第 拾 捌 回

白今虛坐在還鄉的火車上，一幕一幕，這般回憶着他自幼至壯的二十六年的生活。

沿路上，一切風光都無改於前；只有沿路車站叫賣的鄉土食品，雖然他也買來喫了，却早已追味不回當年的味覺。離鄉只有七年之暫，不料想這七年之暫，竟連他的味覺都生起了變異。他猜想故鄉的山河和人物，該變異得更甚一些。

火車停在他的故鄉的車站上。連鄉音他都感到異常親近。他這次的還鄉，一來爲了他自稱的「靈魂的轉地療養」，二來爲了看顧對他恩雖不重却是有恩的馬府的景況。他携帶着從新城買來的禮物，下了火車後，竟自坐車往馬府去了。七年前的鄉間的灰土的道路，

也修築成柏油路。道傍的商店，也較前驟增了。他沒料想古市也會有這般顯著的發展。車停在馬府之後，看看那先前的「馬公館」的名牌，却早已換成他所不熟悉的名牌了。他扣環良久，纔慢慢騰騰走出來一個老僕，問過之後，纔知道這宅第雖然仍是馬府的所，却爲了多收用幾個房租，而搬往房租較賤的西關去住了。

他聽過那老僕所說的胡同門牌，却正是他度過快樂的童年的那一帶，所以，也沒很費周折，馬上就找到了。他很驚奇這一帶，却跟七年前幾乎沒甚麼變動；沿道上的房屋和人物，他還都能認識，甚至於連房屋的一塊瓦，道路的一條溝，都一點變動也沒有。

馬五太太幾乎都不大敢認識白今虛了。等認識出來，這纔破顏而笑，趕忙從白今虛的手裏接過去手裏的禮物，往屋裏讓他。進院一看，是三間一明兩暗的草房的正房，和四間也是草房的廂房。院裏的人，一聽馬五太太的高聲說笑，就都一齊走出來了，從東廂房裏走出來馬九爺，拄着拐棍一趑一趑的後面跟着走出來他的兒子馬承家。西廂房走出來那個僂的老婆。馬九爺和馬五太太的頭髮都花白得多了。馬承家已經留起來了小平頭。那個僂的老婆，更顯得僂了。

他被讓到那佛堂兼客廳的一室裏。馬府雖然沒落到這個地步，住宅裏却依然有客廳，生活上，却依然有下人。這使他感到這破大家的強韌的擺架子的性格。

「喲，白少爺也多麼出息了。……這屋也真狹窄的很……」馬五太太對於這屋子做着道歉似的口吻。

「人也少了，是我主持搬過來的，也好多進幾個房錢。」馬九爺說明搬家的原委。

白今虛把那包包禮物打開，

「這是孝敬五嬸的……」說着，拿出來一隻裏面大約是裝着衣料的長方紙盒。

「阿彌陀佛，何必破費呢？」顯然馬五太太不知幾時，竟信起佛來了。

隨後，就把兩三包水菓、點心之類拿出來，「這請九叔……」

馬九爺也照樣領謝了。

白今虛最後拿出來一隻鐵甲車的玩具……

「大順還沒下學嗎？……這給大順玩罷。」

馬五太太看着那鐵甲車的玩具，老淚立刻就滾滾流下來了。

馬九爺長嘆了一聲：

「白少爺若是早回來兩月，還能看着這孩子……」

馬九爺又長嘆了一聲：

「好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就活活給癩廂死了……書唸的是頭一份，就是同學的們眼氣，你一言，我一語地：『你媽叫人綁對兒！』……大順那孩子又不是像人家那沒有志氣的孩子……就一氣氣病了，病了有半年多，藥也喫了不少，漢醫西醫都瞧了……就把一個孩子糟踐了……」

馬太太的老淚，簡直是止不住：

「阿彌陀佛！我一起想起那孩子，簡直是不想活了……還有甚麼活頭！這可真是……家敗人亡！」

自今虛在心裏尋找了好多安慰的言語，却怎麼也尋找不出適當的言語來。

馬太太也不好太在一個遠來的客人面前哀傷，隨後就把話頭轉問着自今虛：

「這回到這邊來……」

「我調到這邊來了，一半年就住在這邊了。」

「月間掙多少錢哪？」馬九爺問錢數。

「掙不多少錢。」

「你看人家白大爺，真是一生的德性，修積了這麼一個少爺！」馬九爺跟馬五太太說。
「阿彌陀佛，誰不說呢。」馬五太太答馬九爺。

不久，到晚飯時分，馬五太太因爲今天喫淨口齋，星星不出齊是不能開口的。馬五太太自從信佛以來，就一天磕六百個頭，早午晚每次二百個頭。她就趁這喫飯的時候，在佛壇前面磕着她的二百個頭。

晚飯之間，白令虛儘可能地避免着說馬府的事情，也好免得馬五太太傷心落淚，就攀談着鄉間的瑣事。他聽到這西關一帶的劉泥人還仍舊在捏泥人，王大蒲扇還仍舊在做大蒲扇，馬花匠還在紮花……不禁感到這一帶還仍舊停留在舊有的階段上面。他很莫名其妙，爲甚麼會一些變動也沒有，爲甚麼會一些變化也沒有。

第 拾 玖 回

晚飯後。屋裏悶熱。他們都出到院中的涼棚乘涼。泡上一壺烏梅酸棗水，燃起一團艾草煙蚊煙，閑話鄉關。

星星出齊了，馬五太太一面喝稀粥，一面講說起來了：

「蠻子啊……」

她說馬五姨太太自從跟范成仁打夥之後，就遷往新城去住。范成仁本來是圖希她手裏的幾個錢，住不上個把月，范成仁就捲把捲把逃得無踪無影了。

「……挺精明個蠻子啊，也叫一個剃頭的給騙了，人哪，心不正可不成……」接着，馬

五太太就是一陣痰喘，半天喘不過氣來。

僵僵的老婆，又挨個給衆人斟滿了烏梅酸楂水。

「五嫂可別說，聽說蠻子到底還是個精明人，……把錢都買了金首飾，早就埋起來了……她野漢子捲把走的，也不過是幾個浮錢，……」馬九爺臉先朝着馬五太太，又轉朝着白今虛，那臉在向白今虛要求同意。白今虛半刻好歹纔對付出來一句話：

「她現在在那兒呢？」

「你問蠻子嗎？有人說她還在新城，有人說她已經搬回古市來……人家在那兒還能挨餓受凍？」

馬五太太已經喝完了稀飯，讓人收拾了下去，從頭上摘下銀剔牙杖，在她那脫得僅存數牙的嘴裏剔着：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蠻子能有好下場算我沒說！阿彌陀佛，蠻子能有好下場。」
馬九爺也搭了兩下薄薄的嘴唇：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看人家高太貴高二爺……」把聲音放低了一些，「搗動煙土

……」又提高了一些，「就發財了嗎！錢也有，勢也有，哼，誰敢小瞧了人家！在人家那裏出來進去的，那一個不是好不錯的？所以，這人哪也沒處去看。五爺在世的時候，叫一聲大貴上東，大貴就不敢向西……如今，可是刮刮叫的高二爺！你寡說善報惡報……」

馬五太太長嘆了一聲：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高大貴的二房妻甚麼潘美姣和他那兒子高國用，化錢水似的……高大貴倒是連雙線襪子也捨不得穿……寡說有錢有勢……」

隨後，馬五太太就重重搖起來大蒲扇，馬九爺也無言。馬承家只管托着顛，閉着眼，從說話的開始，就一言未發。

「高國和幹甚麼呢？」白今虛忽然想起問一問高少爺的情況。

「人家可是個安樂公！高興一趟東京，高興一趟上海，這兒玩膩了上那兒，那兒玩膩了上這兒……玩累了，就在市立醫院的特等房一住……哼，甚麼人甚麼命！雇一個女秘書，就是月間一百五十塊錢薪水！」馬九爺彷彿讚美自己一般在讚美着。

馬五太太停了停大蒲扇：

「別提了，你看那個色！小小的人，就老早老早弄上了這個……」馬五太太翹起右手的大拇指和小指，在嘴角上做成一個抽大煙的手勢。「甚麼人也駕不住這個呀……不是我這老嘴挖苦，那小子有長壽，算我沒說……」

「我看人家比我這兒子可強多了……」馬九爺手指着馬承家。馬承家低微地咳嗽了兩聲，吐了幾口濃痰在地上。手却依然托着腮，吐過幾口濃痰之後，又閉上眼睛。

「承家是沒養着好爸爸啊……」馬五太太這一句話把馬九爺堵的一句話也答不上來了。馬承家不言不語，走回東廂房去了，月光照着馬承家的矮小身材，白今虛望着這微小的背影，在一點點縮成了一個小黑團。馬承家的肺病，已經有好多年了，這肺病使一個青年變成陰鬱。

「像個死人似的！你白大哥來了，也不知道說個話！」馬九爺望着馬承家的背影嘟囔着，「我幾世的孽，討來這麼一個要賬的尿斃種！」

「有甚麼關係，都是多年的老交情！」白今虛也不得不跟馬九爺表白了一句。

「唉，孽呀……」馬九爺一面喝着烏梅酸楂水，一面連嘆「孽呀」不已。

馬五太太也衝破了片刻的沈默，隨和了一聲：

「孽呀！」

馬九爺突然嘿嘿乾笑幾聲說道：

「我雖然有孽，好歹還沒絕後氣！嘿嘿！」

馬五太太聽聽話不對景，於是就暴怒起來。

「你這老混蛋！喫我住我，你還罵着我！我絕後氣，也沒絕後在你面前！我把你這老混蛋……」說着說着就從小圓凳站起身來了。白今虛也從小圓凳站起身來，一面忙着把

馬五太太按在小圓凳上，一面雜言亂語地勸說着。

馬九爺也從小圓凳站起身來，口裏也罵着雜。

「你這老絕後氣！喫你住你，是我願意來的？沒我，你早就叫蠻子欺侮死了……我和五爺同胞一回，我不能坐着不管……你這老絕後氣，一點良心也沒有！我給你管東管西，你是瞎子啊，你瞎嗎？」

白今虛又忙着去雜言亂語地勸說馬九爺。

馬五太太已經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訴起來了：

「沒你，不叫你，……我們馬家，能到這一步？竟是你瞞着背着，兩頭裝人，把大順也給折謀死了！……我跟你對命罷！」說着，就往馬九爺的身上直撞上來。白今虛趕緊攙住馬五太太，好歹纔勸說進屋。

馬五太太在屋裏嚷叫：

「你快給我搬出去！我老了老了，犯不上餓一個人管着我，罵着我！你快給我搬出去！」

院裏的馬九爺，許是耳沈聽不見了，也許是耳雖不那麼沈硬裝聽不見，早已一聲不發了。

白今虛勸說着馬五太太：

「老叔老孀的，何苦來着？」

馬五太太隨後就把幾年來所受的苦楚與酸辛，整個跟白今虛哭訴起來了。她說馬九爺不存好心，想要謀她的家產她說大順之死，多半是因爲馬九爺不肯好好請醫生。她說馬

九爺至今還由馬五少奶奶那裏揩着油水……

月亮照得高高，夏夜深得沉沉。白今虛深深打了個哈欠。

第 貳 拾 回

白今虛本想着看顧看顧馬府的情況，就搬往別處去住；但是，馬五太太却執意留他住在馬府裏，讓人打掃乾淨那間佛堂兼客廳，白今虛也推辭不過，就依從馬五太太的挽留住在那裏了。

在古市市公署裏，他到任已經有一個多月了。照例也沒有甚麼忙得不開交的公事，他每天上班時數着從家裏到署裏的步數，下班時數着從署裏到家裏的步數。他的生活，並未因為還鄉，激起怎樣的波紋；他覺得他的生活將要永遠這般平凡下去。

他住在這間佛客兼客廳的屋子裏，一股檀香的幽香，總在使他浸沈在一種閑適的寂寥

裏。

他在這還鄉以後的一個月之間，認識的各家也都去走了走。但是這認識的各家，一聽他現在掙的月薪的數目，就都意外地冷淡下去，他纔感到還鄉是該衣錦的。他從那以後就不再去看那認識的各家走了。

他趁着假日，去到山坡上的他家的墳地看了看，在山根底下買了幾疋黃錢紙，在他祖先的墳前焚化了。黃錢紙，順着山坡的勁風，呼呼焚起，化爲一片片黑灰，蝴蝶一般飛舞着。墳地蔓草雜生，他想過年清明添一添墳。傍的祖先的墳前，都有一塊墓標；唯有他父親的墳前，尙未能立一塊墓標；他想有錢的時候也立一塊墓標，他向各座墳前磕完了頭，纔忽然想起他忘帶來了他父親最得意的燒酒。

他站在山坡上，往南眺望：一條白江蜿蜒地流在幾叢雲山之下。他感到這祭祀有些奇怪：添墳，立標：他不知他爲何忽然生起這種怪也幽暗的慾念。

他又趁着一個假日，去到山西會館，想要祭奠祭奠馬五爺。山西會館在離城有五里的郊外。走過一座一座大小墳堆的義地，就走近西山會館。山西會館前面一道長而深的

溝。他小心渡過那長而深的溝上橫搭着的窄板，纔走到山西會館的門前。一座高大的門樓，活像誰家的宅第。院裏幾株古老的榆樹，愈發增添了這院裏的幽暗和陰悽。突然一匹肥大的四眼狗汪汪飛撲過來。嚇得白今虛倒退了幾步。這時，只見佛堂右傍的側房裏面，走出來一個身穿灰布大褂的矮小的老人。那老人一面嚇住那隻肥大的四眼狗，一面緩緩地向前走了幾步。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經白今虛敍過來意之後，纔被讓近那幽暗的耳房裏。

一進耳房，只見滿牆懸掛着槍刀之類，白今虛感到彷彿走進了武俠小說似的，心裏冷然地抖了一下子。於是，向那老者問了問：

「這槍刀是幹甚麼的？」

「晚上鬧鬼呀……」老者用他那細小得幾乎聽不見的山西口音答應着。

「亡人姓甚麼？」老者仍然一絲笑容也沒有，用他那細小得幾乎聽不見的山西口音，很呆板地一句一句問。

「馬本正。」

老者再也沒出聲，竟自從牆上的釘子拿下來一把鑰匙，白今虛會意，就跟隨着他走過一隻角門，進入了裏院。

一排板房，都牢牢上着鎖頭。在那一排板房的一間的前面，老者站住打開了鎖頭。一個通紅的大棺材停放在那裏，傍邊是一個通紅的較小的棺材。大的是馬正本，小的是馬大順。

老者拿過來一個鐵絲編製的大花籃，冷冷的說：

「燒紙在這裏燒。」

白今虛就在那鐵絲編製的大花籃裏，把帶來的黃紙焚化了。

「不給外鬼燒點嗎？」

白今虛沒大懂得這句話的意思。那老者不耐煩似地從他手裏拿過來一疋黃錢紙，在四方焚化之後，嘴裏唸唸有詞：「多照應點啊。」

在這裏焚化過黃錢紙之後，他又想起馬其姝的靈也浮厝在這裏。問了問那老者，纔知道這裏也是男女有序，在另一排女亡人的板房裏。他也照樣在那通紅的棺材前面焚了。

他走出這寄骨寺，纔感到那寺的一股屍骨的惡臭，差些嘔吐出來。

他這樣把鄉間的活人和亡人都訪過了。訪過之後，感到一種寂寥在他的心內油然而生。他感到這種訪問，委實有些多餘。他感到活人和亡人同樣冷然。

他的心，也同樣陷入了冷然之中。

他正在屋裏，追味着這冷然的時候，馬承家忽然推門而進。馬承家膽怯怯地坐在一張椅子上：

「白大哥，我的胸間熱得要命，白大哥，你說，是誰叫我這麼活活受苦！」

白今虛對於這馬承家的突如其來，對於這突如其來後的突如其來的幾句問話，不禁啞然了老半天。在他的記憶之中，這一月以來，馬承家連一句閒話也沒曾說過。

白今虛楞了楞之後：

「其實，都是一樣受苦；我的肺臟也許是比你的要健全一些罷，但是，也只是健全一些而已。」

馬承家輕輕咳嗽了一陣之後，黃臉上浮泛起兩團紅潤的圓圈。很認真地：

「白大哥，你說我能死不能死？」

「你不能。你不是明明白白在呼吸着嗎？你不是明明白白在說着話嗎？你的眼睛，不是明明白白在發光嗎？你的耳朵，你的鼻子，不都是明明白白，在那裏發揮着各個的機能嗎？」白今虛又停了停，「你決不能死。」

馬承家意外的在嘴上漂浮出來一絲慘笑。很性急地：

「我爸爸總說我快死了……我不信，我信我一定能活下去的……能活到永久。」

白今虛對於這肺病患者的掙扎生存的慾念，感到了一種潛伏似的情緒。他不知他爲何會跟他約束着他決不能死。他感到一種可笑，然而，這肺病患者的相信能活到永久這句話，又使他感到生的尊貴和崇高。

「生就是你的密命。」白今虛又對他鼓勵了一句，也像對自己鼓勵了一句。

馬承家道聲：「謝謝」就走出去了。

「生的無限執着！」馬承家走後，白今虛這樣獨語着。

第貳拾壹回

馬五太太正在佛堂裏磕晌午的二百個頭，忽然來了一位不速的女客。

這位女客，身穿一件肥袖的紫緞鑲黑邊的旗袍，大襟上別着一隻大約是自來水筆的洋金筆別。頭戴一頂黑色團氈帽，上面落着一隻玻璃的花蝴蝶。右額角上，一塊罐子拔的青紫色的痕跡，有懷表大。那塊青紫色的痕跡上，穿着一根假象牙的眼鏡腿。眼鏡腿上的端頭，嵌着兩塊藍靛色的圓玻璃片。

她用她的有一枝長長的小指甲的右手摘下了藍靛色的假象牙腿眼鏡，掏出來一面現扯成的寬大的絲手帕，擦着那眼鏡的玻璃片。隨後，摘下了那頂黑色團氈帽，馬五太太這

纔認清是馬五姨太太找上門來了。

「哼，原來是你呀。」馬五太太有些不大順氣。

「可不是我嗎。」馬五姨太太湊了一句。

「好打好散，你來找誰來了？」馬五太太一面說着，一面脫了那雙布鞋，上炕盤腿坐住了。

「我找誰？我找誰，你還不知道嗎？」馬五姨太太氣橫橫「我找我兒子唄。」

「你的兒子？哼。」馬五太太嘔嘔吐了兩口唾沫。「也不嫌寒蠢。你問問大順管你叫媽不叫？呸！」

「少閉話！痛快把我兒子交出來！」

「別不害羞了！呸！」馬五太太臉朝着牆。「大順沒你這麼個缺德的媽，還不至於死哪……」說着說着，馬五太太又擦起老淚來。

「好，好。」馬五姨太太更加氣橫橫。「你痛快把我兒子交出來便罷，不，咱們就不能善罷干休。」

馬五姨太太也一把鼻涕一把淚：

「你這老雜種，你把兒子給謀害了，你說，你說，你怎麼謀害他的？我的大順喲，我的心頭肉喲，你死的好苦——喲！」隨着，就連哭帶喊，鬧個不休。

正在吵鬧得不開交的時候，馬九爺拄着拐棍進來，進門就大罵蠻子長蠻子短不已。馬五姨太太趁勢就更加吵鬧得起勁。

馬五太太臉只管朝着牆，却哭也哭不出聲了，隨後：

「老九！你不用跟蠻子做成了扣兒欺侮我！你們這羣狼心狗肺的東西！呸！」

馬五爺正顏厲色：

「五嫂這話可說屈了我。上有天，下有地，我老九可不是那種不三不四的人！我老九都是爲了五嫂你，纔跑前跑後。五嫂說話可別昧良心！」

「良心？」馬五太太下了地。「呸！」

這時，馬五姨太太從椅子站將起來：

「我不管你們的閑事！痛痛快快把我兒子交出來便罷，不，就打官司！」說着，就戴上

那頂黑色毡帽，推門而去了，在門外還大聲嚷着：

「害人償命！有說理的地方！你瞧瞧我的厲害！」

馬五太太一聽說要跟她打官司，就嚇的魂不附體了。她最怕打官司。她知道她一打官司準沒便宜占。

馬九爺見有機可乘，就奚落開馬五太太：

「蠻子要跟你打官司，我可搪不了……」

馬五太太只管懊惱着。口唸「阿彌陀佛」不已。

「我可搪不了啊！」馬九爺又來了一句。

「天理良心！大順也不是我謀害的，……」

馬五太太心軟口硬。「天理良心！」

「你說不是你謀害的……她一口咬定是你謀害的，你怎麼辦呢！五嫂……」馬九爺指着牆上的字畫，「那是五哥的遺墨……和爲貴。忍爲高。」

馬五太太雖然不識字，却不由地順着馬九爺的手指，瞅了瞅牆上懸掛着的煙燻燻的橫

披。

「和爲貴，忍爲高——」馬九爺又複誦了一次。隨後，很和氣的：

「這事，也不能往小了看，蠻子的野漢子也跑了，她破鑼破摔，別說是我，再換一個人，也擔不了。居家過日子，也無非求一個太平，求一個安頓……」

原也沒有甚麼主意的馬五太太，一聽馬九爺這一套講說，就愈發沒有主意了。

「你說，叫你說，這不簡直是逼人嗎？好好個孩子，叫她給折謀死了。死了，又朝我要人……是我不求太平嗎，是我不求安頓嗎？……」馬五太太一勁拍炕緣。

「五嫂，我那敢說五嫂不求太平，不求安頓來的，逆來順受，五嫂，你也不胡塗，又是個喫齋唸佛的人，甚麼事都得逆來順受……」馬九爺趁勢發揮起來，「就給它個軟磨硬。」

馬五太太不言不語。

馬九爺看着馬五太太有些被他說伏了，就繼續發揮着他的言論：

「蠻子手裏，總還有幾個錢……依我看……不知道我說出來之後，五嫂能不能答

應……」

馬五太太仍然不言不語。

馬九爺看着馬五太太的神色也沒有甚麼不對景，就繼續着說道：

「我們老叔老嫂的多少年了，我說的話，就是有個差錯，五嫂也不是那麼量窄的人，總能有個擔代。……直捷了當地說：蠻子手裏總還有幾個錢，我們家裏，這幾年錢又挺緊，依我看，就趁着這個機會，叫她搬回來住……她也上點年紀了，也荒唐够了。五嫂呢，也多個幫手。這不是一舉兩得嗎？省着她破嘴破舌在外面敗壞咱們。……」

馬五太太左思右想，爲了太平，爲了安頓，爲了息事寧人，索性就答應了馬九爺的主張。

馬九爺拄着拐棍，從椅子站起身來：

「人心哪，都是肉長的。就給它軟磨硬。」

看看，又到晚飯的時分，馬五太太就又磕起她的二百個頭。馬九爺在她背後做出了一臉奸猾的慘笑。

第貳拾貳回

馬九爺得到了馬五太太的同意，就去找高二爺給圓通這件事情。

高二爺正在屋裏看「三國演義」，馬九爺進來之後，仍然手不釋卷，嘴裏一字一字唸着：

「……未知肅去問孔明還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隨後，又把前面折疊着頁角的一頁一頁翻檢出來許多生字，請馬九爺指教。馬九爺把那些生字一一指教之後：

「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二爺還是不看的好。」

高二爺一面摘着花鏡：

「我還沒老哪，你看……」說着就在屋裏辟扒打了幾拳。

馬九爺只得讚賞着：

「二爺是老當益壯，沒老沒老！」隨後翹起來右手的大拇指。

馬九爺應酬了一陣之後，就開口求告：

「二爺，蠻子啊……」

蠻子長，蠻子短地把馬五姨太太誣賴的經過，以及馬五太太甘願息事寧人的原委說過之後：

「二爺跟五爺是老交情，怎好袖手呢？蠻子到家裏鬧了一頓，就又回新城去了，我呢？方纔也跟二爺提過，也跟蠻子小小不等地拌了幾句嘴，就是我出頭圓通，怕也圓通不好……這些老朋友裏，蠻子還就信服二爺……這回還得求二爺給分分神……」

高二爺長嘆了一聲之後：

「可惜馬五爺一世英名，都敗壞在那娘們的手裏了……」遲頓了語氣，「九爺，我交朋

友你是知道的，專重在一個義字上」隨後用茶水在桌子上費了好大勁纔寫出個「義」字來。

「就是個義字，二爺就重在一個義字上。那，那我是知道的。」九爺很表示同感似地趕忙迎合。

「不過，我的情形，你也許不大知道。唉，外強中乾！撐一個大架子，唉……」

馬九爺看出來高二爺要說甚麼，就攔住高二爺的話：

「盤纏，當然得由我們孝敬，二爺放心就是了。」

「百八幾個錢，我倒不在乎，家裏就是緊的厲害……」

「那怎麼好破費二爺的呢？當然得由我們孝敬……」

正在說話之間，忽然有兩個大漢破門而進，不由分說，就上去打了高二爺兩個嘴巴。打的高二爺也忘了他方纔比畫過的拳法，一勁目瞪口呆，待他剛要開口分辯，就又是兩個嘴巴。其中的一個青布大褂的瘦漢厲聲喝道：

「快說，你的土藏在那裏？快說！」

又一個藍布大褂胖漢，一面說着：「他會告訴你了？就搜你的得了。」一面伸手在穿衣鏡後搜出來一個紙包。

青布大褂的瘦漢，拉着高二爺的胳膊：

「走！」

藍布大褂的胖漢也喝了聲：

「走！」

高二爺滿面笑容：

「二位且等一等……」說着，就從他的炕氈底下拿出來幾張十圓的紙幣，遞了過去。那兩個壯漢看了看，你瞅我，我瞅你，又異口同聲喝了聲：

「走！」

高二爺又是滿面笑容：

「我有的孝敬就是了……」說着，就脫掉了他的一隻千層底的鞋，從鞋裏拿出來一個小紙包，打開紙包紙裏的那一個小紙包，點了點那一張張百圓的紙幣，遞了過去。那四隻

手接過去紙幣之後，仍然氣橫橫地：

「這回饒了你！下回小心點！」

高二爺忍着心疼，連連稱「謝」和「是」。

馬九爺在一傍望着這奇異的光景，好不納悶；高二爺早已洗手不販賣煙土了，往年販賣煙土的時候，也決沒有喫過這種眼前虧。左思右想，也說不清是怎麼回事。

不但馬九爺納悶，就是挨打挨敲的高二爺自己也說不清是怎麼回事。他也決沒買過煙土，更沒買過煙土藏在穿衣鏡後面過。

高二爺提了提那紙包，也挺沉重；隨後放下打開一看，卻滿是砂土塊。他不禁啞然了，再一看，有一個紙條，上面草草寫着：

「父親大人膝下。兒因向大人要錢。大人百般不給。故與朋友商議妙計。暫索若干。以濟燃眉之急，大人受驚。」

兒 高國和叩稟。」

高二爺看完了這紙條之後，氣得切牙咬齒：

「這個雜種！忤逆！」

高二爺平常是連一個枉錢和外錢也不肯花的；他自己沒花錢坐過車，沒花錢洗過澡；這騙取，當然要使他暴怒的；：他把他所知道的罵人的言語，都罵出來了。

這時，他的填房的嬌妻高潘美姣，抱着一隻小花貓走進來了。

「喂！」

「你看你，我告訴你多少回了，你要叫美姣！」

這位太太，雖然目不識丁，却挺好摩登：

「喂也多難聽哪，美姣，記住了沒有，郎哪咱們倆是一條嚶嚶心！」美姣太太又很愛看電影，就唱了這麼一句，然後就快嘴快舌地：

「九爺，您沒去看看『夜半更深』？」她剛剛看過『夜半歌聲』，「九爺也讓五嫂她們去看罷，成天在家也多麼悶得慌哪。」

高二爺一看見美姣太太，方纔的怒氣，都雲消霧散了。卻也把五爺來意和方纔的騙局跟美姣太太講說了一遍。美姣太太也沒在乎。

「九爺，您也懂得醫道，有甚麼妙藥，一喫就能得一個白胖白胖的大胖小子？」

九爺答應替她查對查對。隨後：

「離婚頂麼登了，我明兒個跟你離婚！」

「這是怎麼說的！」高二爺拍了美姣太太一下子，「也不怕九爺笑話。」

臨走時，馬九爺跟高二爺訂規：明天送上盤纏，事不宜遲，希望高二爺越快越好，能給圓通上。

第貳拾參回

高二爺從馬九爺接受了二百圓盤纏錢，就馬上預備到新城去。在啓程以先，可把跟他當聽差有二十多年的李順忙壞了。這短途的旅行，單是必須攜帶的東西，李順就整整忙了兩天。有的東西，得找出來；沒有的東西，得買進來忙的李順跟表針一般沒有停頓。

總算預備好了大小七件的攜帶物品，但是高二爺卻仍然埋怨這預備太也簡單，罵聲不止。高二爺先前是伺候過白二爺和馬五爺的，所以，關於這伺候人的學問，他的確要比李順高明得多。

他攜帶的大小七件的東西：頭一件是行李，裏面捲着一條俄國毛氈，一條絲綢夾被，

一條貢緞棉被，一個蒲絨繡花枕頭；他旅行住旅館，一來是爲了省出幾個行李錢，二來是爲了他實在睡不慣旅館的行李，他一睡旅館的行李就睡不着。第二件是黑皮的舊式提鞞，裏面裝進一隻小泥茶壺，一隻小蓋碗，一隻方形的黑漆鐵製的茶葉筒，裏面裝着普洱茶，另一隻圓形的紅漆鐵製的茶葉筒，裏面裝着頂上香片，一瓶魚肝油精，一隻長長的紙盒裏，裝着綠色的日本細線香，一隻銀製掘耳勺，一隻磁製痰盂。第三件是一個包袱，裏面裝着一個洗臉盆洗臉盆，裏面還有一個報紙包，包着兩双青緞圓口千層底的便鞋，一套「三國演義」；第四件是一個鉛製飯盒，裏面裝着俄國軟糖，第五件是一個黃銅方盒，裏面裝着精製的點心；第六件是一頂帽盒，裏面裝着一頂瓜皮小帽；第七件是一個暖瓶……

馬九爺送着高二爺，彷彿永離一般地叮嚀着喫飯睡覺之類。甚至於喝茶喫水之類，都叮嚀得挺周到。

從車開起一直到車停止，高二爺一路也沒讓李順消停。一會讓拿出來俄國軟糖，一會讓拿出來銀製掘耳勺……實在沒甚麼可拿的了，就讓李順點點東西，是不是够大小七件。

好歹到了新城，住進旅館之後，又開始忙得李順眼珠直轉。先是叫茶房倒一壺開水來，倒來之後，高二爺倒在地上一點，一看並不是開水，就叫倒一壺來。雖然仍沒大滿高二爺的意，好歹算叫出來小泥茶壺湖上了香片。喝了兩口之後，又是灑了淡了地一勁叨咕。坐了坐，又嫌屋子發潮有味，就叫拿出來日本線香焚起來。……總之，住進旅館之後，也始終沒得消停。

高二爺在旅館裏都佈置停當之後，這纔出去到他最熟知的西餐館，要了一隻烤奶豬，喫飽喝足之後，纔打發李順去找馬五姨太太。

高二爺喝完了魚肝精油，便呼呼睡去；馬五姨太太來後，他纔睡醒。高二爺揉了揉眼睛一看，這位姨太太幾年沒見，雖然臉上堆了些許皺紋，卻仍然未失當年的風姿。

先是馬五姨太太嬉皮笑臉地：

「嚇，又是你來了。」

「我來了，爲了朋友兩肋插細米兒……還是這麼乾淨哪！」

「得了得了，別跟我們這老黃面婆子開玩笑了……」馬五姨太太越發嬉皮笑臉，兩隻

金蓮直勁抖索。

「說正經的，你欺侮五太太也忒甚了……」

馬五姨太太登時橫眉怒目：

「我敢欺侮她！那個老幫子把我兒子謀害了，我能輕易饒她？」

「得得，這句話，算沒我說。」高二爺趕忙把話拉回來，又把話拉到別處去，「范成仁跑到那裏去了！」

「樂意跑到那裏去就跑那裏去！」馬五姨太太嘆嗤笑了。「這個沒良心的！喫着我，喝着我，還崩了我一頓……」

「就憑你？」高二爺有意奚落她。

「哼，他那小心眼兒，不早在我手心裏攢着呢。他崩去我那倆錢，還不够咱們娘們塞牙縫的哪！」

高二爺早就聽馬九爺叨咕過蠻子手裏還有的是錢，便讚頌了她一句：

「好本事！」

「就照你那麼說罷，沒這麼點花着兒，早就餓死了。」馬五姨太太拍了拍肚腹，「這肚子壞水，他小子能喫得消，我也沒看透！」

高二爺又來一句：

「好本事！」

李順湖好茶來，高二爺打開小泥壺蓋一看：

「新湖的嗎？」

「是，老爺。」

「剛湖的茶葉，還沒喝完哪，就給我扔了，真可惡！」

「是，老爺。」

馬五姨太太有意奚落高二爺：

「還是那麼講究，還是那麼仔細！」

「不，這東西真可惡！」高二爺的餘氣還沒消盡。

停了會兒，馬五姨太太陰沈着臉色：

「我這二年也不行了……我一聽說我兒子死了，我也想到我也快死了……我想找一個安身的地方，這樣漂漂蕩蕩，這幾年，我真够了……我的兒子……」

「你還想你兒子嗎？」高二爺認真地問。

「誰身上掉下來的肉誰不疼。」馬五姨太太聲音低落下去，「人一走邪道，就把她看做格別的人連自己親生的兒子，都不許她疼；連疼她自己親生的兒子，人家都奇怪……」
「豈敢，豈敢」高二爺說。「說正經的，這回來，是五太太叫我來的，請你回去享清福。就是有一件：不准再誣賴她謀害了你的兒子。」

「我怎麼誣賴她？」馬五姨太太說。「都是老九給我出的道！我也明白：老九呢，是想學受那點家業，我呢，是想死有葬身之地，有人給打個靈幡也就心滿意足了。老九已經答應我過房承家給五爺繼香煙……」

高二爺這纔恍然大悟。

「噢，對了，九爺有兩個少爺……那過房給你們一個不是挺好的嗎？」隨後又奚落了一

句：

「五爺眞算有德性，沒白跟你夫妻一場！」

「得了唄，二爺，高高手就過去了。」

馬五姨太太當夜就宿在高二爺住的旅館裏。

一星期後，馬五姨太太就跟高二爺一同回到古市。馬五太太和馬五姨太太言歸於好。

馬九爺給高二爺重重送了一份厚禮。

第 二 十 肆 回

一個禮拜六的下午，白今虛把他的長髮剪成了光頭。剛回到家裏，坐不大會，馬五姨太太就過來找他打牌。看着他的光頭，楞了楞：

「噢，白少爺剃光了頭，要出家嗎？」

「出家？噢，也許是。」

馬五姨太太笑了笑：

「美姣太太和柳似曇小姐來了，要打八圈，你算一把手罷。」

「柳似曇？」

「喂，柳宗易先生的小姐，高國相少爺的女秘書。」

「女秘書？高國相的？」

「對了，一朵花似的小姐！」

白今虛忽然想起一張瓜子臉，一雙杏核眼。那年暑假回來探病的時候，他記得他的確見過柳似曇一面。他沒成想她就是高國相的女秘書。停了停：

「牌打膩了，還是找承家配一把手罷。」

「柳小姐非要見見你不可，她聽說你挺古怪。」

「古怪？」

「你這孩子，不够古怪了嗎，好好的分髮剪成禿子。」

隨着一陣笑聲，美姣太太和柳似曇小姐走來了。

柳似曇毫無羞慚的態度，笑着說：

「白少爺，陪着我們打八圈罷。」

「牌打膩了。」白今虛連笑容也沒露。

「高二大娘，你瞧人家也多古怪呀。」柳似曇愈發放肆起來，倒使白今虛有些難爲情了。

「賞我個面子，走罷。」美姣太太高聲慫恿。「打打牌，也多摩登哪。」

柳似曇忽然看見牆上寫着一張紙條，彷彿是白今虛的座右銘，她便大聲不慚地唸着：

一、從此不喝酒。

一、從此不吸煙。

一、從此不打牌。

右列各項，倘違犯時，則自責嘴巴兩下。」

柳似曇一面唸着，一面引得大家都笑了。笑得白今虛臉紅一陣白一陣。

柳似曇自言自語似地：

「不喝酒，不吸煙，不打牌……那是甚麼人生呢？」隨後就哈哈笑了。一面笑着，一面嬌媚地掏出了一盒紙煙，分給馬五姨太太和高潘美姣太太吸，彷彿故意吸給白今虛看似的。

白今虛想要開始他的生活的最小限度的自新，所以把長髮剪了，把酒，煙和牌都忌了。其實，也並沒想有怎樣大的轉換，只是想這麼自新一番，只是想這麼最小限度地自新一番而已。卻不料想從這想開始自新的第一日，就有這些人們來故意跟他開玩笑。

他本意是趁着馬五姨太太的歸還，就遷往別處的；卻又被馬五太太再三挽留住了。他想要找一個清靜的地方，過一過清教徒式的生活，他以為這清教徒式的生活，也未必不是一種靈魂和智慧的療養。他看他的周圍的一些人物，簡直有令他意想不到的醜惡和卑劣。他早已厭棄了這些人物，他想要遠離開他們。但是，他又實在卻不過他的恩人馬五太太的再三挽留的至情。他本想幫着馬五太太去對付對付那些醜惡和卑劣的人物的，然而，他很知道他在馬府所處的地位和力量；倘他一張嘴，一伸手，馬上就會有許多嘴，許多手來壓伏他的嘴和手的。

那三個女人看他執意不肯配一把手，就找承家配一把手，唏哩嘩啦打起來了。

白今虛想了想方纔的情形。柳似曇倒是個古怪的女性。為甚麼能那般一點羞慚也沒有呢？為甚麼初次會面，就那般連說帶笑呢？

他爲好奇心所驅使，也是爲美貌所蠱惑，身不由已走到牌局去了。

馬承家在那兒面紅耳赤，連頭都不敢擡，一看白今虛進屋，就站起來：

「白大哥，你替我打罷。」

「你打你的。」白今虛搖手。

高潘美姣打出一張牌：

「你白大哥把牌忘了。」

柳似曇從牌叢裏抓進來一張牌：

「誰把牌忘了？」

「你白大哥唄！」馬五姨太太喫了柳似曇打出來的牌。

「噢，夢一樣！」柳似曇理了理她的頭髮。「今天是幾兒啦！」

「你又來了，……」美姣太太碰了「發財」，「又是夢一樣！又是今天是幾兒啦！」

「別夢一樣啦，你倒打啊。」馬五姨太太催柳似曇，因爲她剛抓進一張牌，並沒打出。

柳似曇打出一張么筒，馬五姨太太推倒了牌：

「就單調你這張絕么筒！」一面說着，一面把一張么筒豎在那張么筒上。

「誰和了？」柳似曇認真地問。大家都笑了，連白今虛也忍不住笑了。

白今虛在心裏說着：有意識的健忘，奇怪的秉性！

馬承家一面輕咳着，一面站起來了：

「白大哥，你替我打罷。……我實在是打不好……」

馬五姨太太瞪了馬承家一眼，沒等白今虛拒絕，就低頭坐下去洗起牌來。

馬承家越發面紅耳赤，只是擡不起頭來；抓甚麼打甚麼顯然是心身不寧了。馬承家剛

一擡頭，馬五姨太太又是狠狠瞪了馬承家一眼。於是馬承家又低下頭去。

白今虛站在一旁看着這奇怪的一男一女的舉動，好不納悶。他惡意地抽空看了看牌桌底下：一双繡鞋不斷勾着一双便鞋。

柳似曇又是一句：

「明兒是幾兒啊？」

第貳拾伍回

第二天是禮拜日。

白今虛還沒起身，馬承家就過來把他推醒了。

馬承家滿眼紅絲，眼角上堆着刺目糊，嘴唇塗着灰白色，一臉疲倦的神色。

「白大哥……」

白今虛被馬承家推第二把的時候，纔伸了一個懶腰，坐起來：

「甚麼事？大清早的。」

「白大哥，你說這是怎麼回事情？」

白今虛擦了擦眼鏡戴上。

「蠻子逼我跟她睡覺，你說這是怎麼回事？」馬承家的嘴唇愈發顯得灰白。

白今虛按子按眼鏡腿。

「白大哥，這是怎麼回事？蠻子拿着一把剪子逼我。」

白今虛脫了睡衣，一面穿褲子。

「九叔呢？」

「我爸爸裝聲。」

「嗯——」

「蠻子不讓我告訴別人，我告訴別人，她就打死我……白大哥，你摸摸我的心口窩，還撲登撲登直跳。」馬承家一把就拉過來白今虛的手按在他的心口窩上。

「白大哥，我怎麼好呢？你告訴我：這是一個甚麼世界？」

「你靜一靜。」

「我靜一靜。」馬承家果真靜了靜，「但是，我靜不住，我怎麼好呢？」說着說着，就

咯出來一口黑紫的血在他的手帕上。當他咯出來那口黑紫的血後，他感到一陣輕鬆，一陣昏暈。白今虛給他倒了一碗涼水，他漱過口之後，又自倒了一碗涼水，喝了下去。他感到一陣涼爽，一陣痛快。

白今虛在地上踱來踱去。一個弱者在他的前面哀鳴，他只能傾聽那哀鳴，却無力抑制那哀鳴，甚至於無力撫慰那哀鳴。

「白大哥，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呢？」

「你只要信，不要疑。」白今虛說着一句曖昧的言語。

「我只要信，我不要疑。」

「對了，你只要信，不要疑。」

「我只要信甚麼呢，我不要疑甚麼呢？」

「你只要信，生是你的宿命。你不要疑你所信的生是你的宿命。」

「生是我的宿命？」馬承家在眼睛上漂浮着疑惑的眼色。

「對了，生是你的宿命。」白今虛一面說着，一面拉開窗簾。「你看哪：朝日不是光光

而慈熙地照着你嗎？你看哪：青天不是明朗而清澈地包着你嗎？……這朝日，這青天，都在約束着：生是你的宿命。」

「生是我的宿命！」馬承家用感嘆的口吻提高了聲音說着。「怎麼生，都是我的宿命嗎？」

「怎麼生？對了，怎麼生，都是你的宿命，也都是我的宿命：走啊，我們一同出到外面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罷。這屋裏的污濁的空氣，是有害於我們的靈魂的。」

說着，二人就出到院外，奔往街後的石礮子走去。

焦黑的大石礮子，巍然聳立在殘夏的晨空裏，彷彿一匹怪獸伸長着脖子舔着雲彩。大石礮子的兩傍，斜披着兩條柔軟的山坡。柔軟的山坡盡處，又斜披着另一條柔軟的山坡。

「這大石礮子真够嚇人哪。」馬承家跟在白今虛的後面，獨語似地說。

「可也多麼壯偉！大自然的壯偉的力量，正象徵着人類的壯偉的力量！人類也該這般壯偉起來的；這是天的命令！」白今虛說。

走不多遠，便到了山根的白虎寺；白虎寺後面的一條鐵道上，喘着粗氣，衝過去一列火車。白今虛回頭瞅了瞅馬承家：

「這是人類的創造。和那自然的創造比較起來，有過無不及。……」

二人橫過鐵道，就走到了山根，沿着山山根爬上山頂的蜿蜒的小徑，喫力地往上走。

白今虛已經走到山腰，回頭一看，馬承家却歇在半路上。

「走啊。」白今虛將雙手做成一個號筒大聲吆呼。只見馬承家在下面搖手，用手帕擦着小平頭。

白今虛只得走下來，走近馬承家有十步遠，馬承家纔喘噓噓地：

「走不動了。」一面按着胸脯，「我的胸脯又有些發熱。」

「那麼，回去罷。」

「不，歇一歇就會好的。」

白今虛坐在馬承家的身傍。

太陽已經昇得高高的了。螭螭，山叫驢，油胡蠅……一類的昆蟲，在洋鐵葉，灰菜，

節股草……一類的雜草裏齊鳴。雜草之中，開着和尚頭，水連科，黃花菜……一類的閑花。

白今虛在這緩慢的山坡上，望着這自然的生命出神。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草香，吐了一口污濁的空氣。片刻，就指着這一片雜草：

「你看這些雜草，該多麼蓬蓬勃勃地生着呢？連雜草都這麼蓬蓬勃勃地生着，所以，人類該也是這麼蓬蓬勃勃地生着的！」白今虛像鼓勵着對方，也像鼓勵着自己。

突然，白今虛問道：

「柳似雲那個女人，你知道嗎？」

「你也能知道的；我們小時候不都在柳宗易的私學館唸過『混沌初開』嗎？」馬承家提醒白今虛。

白今虛雖然還模糊記得他在柳宗易開的私學館，拜過孔夫子的牌位，挨過柳宗易的戒尺，卻怎麼想，也記不起那時候他還有這麼一位師妹。

「我記不起來了。後來只在馬五爺那兒見過一面。她現在呢？」

「高國相的女秘書！外號叫『花大姐』是這古市裏的一個古怪的交際花。」

「花大姐？」

「花大姐，誰都知道。她是所謂獨身主義。」

「她？」

「嗯，見面就是獨身主義。」

「花大姐？獨身主義？」

「不過，她不大記起明天是幾日，所以，有時也忘了她的獨身主義。」

「忘了的時候呢？」

「忘了的時候，她說她想嫁一個丈夫，能够陪她週遊世界。」

兩人便一同哄笑了。

哄笑過後，兩人片刻無言。

一隻花蝴蝶，在兩人面前翩翩飛舞。馬承家站起來飛撲那隻花蝴蝶，一撲一撲，活像

一個孩子在玩耍。那隻花蝴蝶終於飛掉了。

「白大哥，我覺得我的眼前只是一團黑暗，只是一片醜惡……」馬承家又復坐在草叢裏。

「黑暗正是約束着光明，醜惡正是約束着美麗。」白今虛很堅決地回答給他。「這是我
的偶得。這又是天的命令」

「我想起來我的童年，那曾經是一個光明而美麗的童年……」馬承家用他的一雙細長的
手掌托着他的瘦削的腮幫。

「童年！也許是你曾經有過一個光明而美麗的童年罷；然而，你的童年怕是怎樣追也
追不回來的罷。……一切的過去，都是空虛——你信不信，都是驚異；你信不信；連那
美麗和光明，有時也要化成你的驚異，化成你的空虛。……我勸你還是看看那江水罷：
……」白今虛把馬承家的視線給移到那山南的白茫茫的江水上。「那江水總在流着，無論
是清水，無論是濁水，都是那變在流着。那江水只是向前流。這在說明着你也只是向前
生……這是自然的教示，也是自然的命令……」

「然而，我只有——團黑暗，一片醜惡。……」馬承家又低聲重複了一次。

「是的，也許你現在只有一團黑暗，一片醜惡；然而你這一團黑暗，一片醜惡是也會那麼向前流的：我只是說：向前流而已。」

第 貳 拾 陸 回

寫完了過單，馬承家就得叫馬五太太爲大媽，馬五姨太太爲二媽，他自己的親爹，就得叫九叔。

馬承家對於這些新稱呼，一概避免使用；他爲着避免使用這些新稱呼，一向就不很多的言語，便愈發少了。先前有人跟他說話，他還能擠出來幾聲哼哈之類，最近是連這哼哈都不往外擠，就只有瞪着死魚眼睛。成天也不出他的屋門，一聲不響，有時連他自己都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他也不想再去找白今虛發洩他的苦痛，因爲白今虛也並不能替他解消他的苦痛。

他獨自躺在炕上，獨自尋思：向前流而已。也只是向前流而已。怎樣向前流呢？顯然地據白今虛的意思，是怎樣流都可以，而且這向前流並非是有意地，就只是無心地向前流而已。只消向前流着，就是人的宿命，而且是天的命令。……但是，白今虛卻並沒解釋爲甚麼要這般無心地向前流着，毋寧是在避免着解釋爲甚麼要這般無心地向前流着。正在尋思之間，他的父親，也就是他現在必須稱做九叔的人，馬九爺推門進來了。馬九爺放下了拐棍。一聲高一聲低地：

「承家……」

馬承家只是毫無表情地躺在炕上，一動也不動。

「承家，你看你這死倒！」

馬承家依然毫無表情地躺在炕上，一動也不動。

「承家，你算認了一個好媽，她要給你娶個媳婦……」馬九爺的老臉的皺紋都有些笑開了，「一子兩不絕……過上兩年三年，我也能弄個孫子，這真是一舉兩得……」

馬承家依然毫無表情地躺在炕上，一動也不動。

「你看你這小子，人家好心好意打算花上一千兩千給你娶個媳婦，你連動都不動；你要知道：過房你給那蠻子，也都是爲你打算。虎毒不喫子。我能把你給坑了嗎，給害了嗎？聽見沒有？虎毒不喫子。蠻子她那種胡天胡地，幾天就得一命歸西，五太太也沒多大活頭，那時候，這份家產還不都是你的？」

馬承家在心裏說着：都沒大活頭，我的咯血，你的老衰。

「所以，現在你就千依百依，等她腿一伸，甚麼不是咱們的？再說，男大當娶，女大當嫁。就是千依百依，那有你的虧？」停了停，「媳婦是東關老薛家的姑娘，人也說得出去，書也唸過：你的命，叫我說罷，也就算不錯！」

馬承家這時咳了一陣，吐出來一口血在地上。

「你呀，也太在心裏做勁兒啦！吃飽了喝足了，竟胡思亂想甚麼？我這爸爸，你再埋怨，不信另脫生一家試試？誰像我這麼替你打算？昨天的豬肺子，喫了沒有？那是藥啊，喫了沒有？」

馬承家下了地，一面用涼水漱着嘴，一面從衣兜裏掏出來手帕擦着嘴角。然後，纔搖

了搖頭。

「藥怎麼好不喫哪？又不是狗屎，又不是鷄糞，豬肺子有甚麼難喫的？你二媽還說：明個想親自領你到外國大夫去瞧一瞧。你二媽還說：瞧不瞧都成，冲一冲就好了。正好娶個媳婦冲一冲。」

照例，馬承家對於馬九爺的提議，沒加肯定，也沒加否定；但是，卻由馬九爺早已給決定了。

馬五姨太太歡天喜地，除了拿出一千塊錢現錢，還當了幾副金鐲子。照例，請柳宗易給擇了個吉期。

馬承家對於這一些人的擺佈，雖然漫不關心，卻也在心裏懷抱着些微的希望：也許因為這結婚，會冲好了他的病的。這事，柳宗易也斬釘截鐵地說過，一定會冲好了的。

馬五姨太太親自領他到絲房，作了一套藍袍黑褂。又領他買了一雙千層底黑緞鞋，買了一頂新禮帽。這些，也當然沒有他的意見，全都是出自馬五姨太太的心裁。

在買辦的歸路上，他們母子二人坐在一輛馬車上往回走。馬承家活像一個避貓鼠，坐

在她的身傍，縮成了一個綿花團。

馬五姨太太隔着她的藍色墨鏡，望着馬承家這副神色說：

「承家，你別這麼胡思亂想！我沒虧着你呀，你也別虧着我！明白不？上有天，下有地，你不能虧着我。」

馬承家也沒大聽懂這句話的意思，不知怎樣回答纔是，快言快語地：

「那是自然。」

「上有天，下有地。虧人可要遭報應啊。」

「那是自然。」

「有了媳婦不能忘了媽，明白不？」

「那是。」

馬五姨太太仰臉作了一聲狂笑。

馬承家仰頭望着那笑臉，很不自然地陪了一聲傻笑。

第 貳 拾 柒 回

馬五姨太太一定主張用轎娶。馬九爺和馬五太太也響應這主張。高二爺和柳宗易也都替馬五姨太太幫腔。高國相和柳似雲堅決反對用轎娶，一定主張賃花汽車。白今虛只是望着這兩造的爭吵，不加可否。新郎馬承家卻是一言不發，只顧瞪着死魚眼睛。

片刻沈默，當那僵僵的老婆又斟上第二碗茶，又遞上第二枝煙的時候，高國相就又反對起來：

「用轎娶也多麼不科學！你叫密斯柳說：科學不科學？」

柳似雲也沒答他的話，卻把眼睛瞅着白今虛：

「甚麼是科學？」

白今虛呵呵笑了笑，柳似曇也格格笑起來了。

高國相從西服的上兜裏掏出來一塊花手帕，在臉上掃了掃：

「我看這事要崩潰。」

爲了他的另一句莫名其妙的新語，白今虛和柳似曇又忍不住笑出聲來了。

高國相卻沒自覺，又說了一句他自己也沒懂的言語：

「我主張用花汽車，密他·白和密斯·柳，我這主張完全是辯證法的！而且是那甚麼……」轉了轉眼珠子，「那甚麼來的……」撓了撓長髮，「那的確是爲了最大階級層的利益。」

白今虛和柳似曇再也沒有勇氣笑出聲來，只在嘴角露出來一絲苦笑。

柳似曇忽然想起了似地：

「明天是幾兒呀！」

馬五姨太太怪不耐煩地：

「你看你，明天是我娶兒子媳婦的吉期，你都忘了。」

「噢。」

「別閑扯了，我不是甚麼新人物，再說，不用驕娶，那還像個娶媳婦嗎？二爺說是不是？」

高二爺有點打盹了，柳宗易推了他一把：

「五嫂跟你說話。」

「甚麼？」

「二爺說是不是？還有不坐轎的？我可沒聽說。」馬五姨太太又重複了一句。

「那可不是。」高二爺理直氣壯。「他們年青人的話，你不用去聽。再說，也不是他們娶媳婦，是不是？承家。」

馬承家紅了紅臉，也沒說出來是，也沒說出來不是。

「本來嗎，人家承家樂意。」馬五姨太太挺得理。

柳宗易又插嘴道：

「禮——不可不遵哪。就是到甚麼年月，也不能沒個禮字。」

「那可不是。」馬九爺也附和了一句。「如今的年青人，就沒那麼一個！」

「所以是啊，我總勸國相跟承家學，你看人家承家也多麼老實。」高二爺當面教子。

高國相立刻變臉變色：

「哼，你也過房一個好了。」

高二爺再也不往下說：

「你得。你是好小子！」

高國相擡起屁股就往外走。

「大少爺，這是爲甚麼？」柳宗易趕忙拉住高國相。「父子之間……」

「不，太侮辱我了。」

柳宗易把高國相按在椅子上：

「消停消停就好了，沒甚麼。一個父子。」正在勸說之間，忽聽窗外高聲喧嚷，大家便立刻知道是高太太潘美姣來了。

潘美姣坐下未久，言語便滔滔不絕：

「這是一點小意思……」順手拿出來一個衣料的紙盒。「買了一街呀，也買不着合式的，你說可把我氣壞了。家家都是些老樣子的東西，沒有一樣我看得上眼的……五嫂你看，我這頂帽子怎麼樣？要十塊錢，我好說歹說纔給抹去了兩毛錢，五嫂你看，這玻璃蝴蝶好不好？五嫂你把你那頂帽子拿出來看看……買一双襪子，要五塊六毛錢，噠，還沒有真絲的呢？這個小地方真不成……我下禮拜還得到新城去。五嫂你不買甚麼，我給你捎一點來……」說着說着，拍了兩下小花貓的頭額。「咪咪，喲，咪咪餓了，五嫂快叫老媽子給買塊肝去罷，咪咪，喲，我這有錢，你看，我這有錢。」

連馬五姨太太都搭言不上了。高二爺忘了他該背地管妻：

「你看你，囉囉嚟嚟……」

「怎麼，我囉囉嚟嚟，我不許說話嗎！」

「你看人家誰像你！」

「你好，你好，也不管不顧，在你兒子面前搶白我……」說着說着，就嗚嗚伏在桌上哭

起來了。

「人家辦喜事，咱們來號甚麼？」高國相在給他的繼母擠火。

「好，你也管我……你看你的兒子呀……」接着還是一陣嗚嗚。

還是馬五太太把潘美姣太太勸到另一個屋裏，一場風波纔算平息。

開過晚飯之後，還是決定了用轎娶；雖然用轎娶，卻不拜天地，而行三鞠躬禮；這一節是美姣太太的折衷辦法。

第貳拾捌回

新娘薛靜貞是一個所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小人家的大姑娘。黃黃的瘦臉，在顯示着她的榮養不良；幾乎跟馬承家一般高的矮小身材，在顯示着她的發育不健全。頭上一個烏黑的髮髻，配着一雙圓而大的明眸，在透露着她應有的聰明和伶俐。

過門的第二天，天還沒太放亮，馬五姨太太就起來了個絕早，厲聲厲氣地吆呼：

「媳婦呀……」

薛靜貞因為昨夜一些人們的鬧洞房，渾身疲倦，只管呼呼沉睡着，也沒有聽見馬五姨

太太的吆呼。馬五姨太太就又厲聲厲氣地吆呼：

「老爺兒都上三竿了，快起呀……」

馬五姨太太披着散髮，拖着睡鞋，走出門外，晚秋的清晨，吹了她一身冷，不禁打了個寒噤。她半生初次起了這麼個絕早，小院裏，黃葉在晨風裏輕輕舞動，她靠在掛着紅帘的小窗往屋裏傾聽，一片雷似的鼾聲，衝進了她的耳鼓，一種熱辣辣的，半似羨慕半似嫉妬的心情油然而起，她手不由己地在那窗櫺上猛然敲了兩下。接着就像一條野狗似的叫喊起來：

「睡死了嗎？你死了嗎？我把你這個小浪貨！」

僵僵的老婆，被這叫喊的聲音驚醒，以為是馬五姨太太在對自己發作，就應聲跑出院來，蹣跚跑在馬五姨太太面前伺候：

「二太太怎麼起這麼早？老爺兒還沒出來呢，二太太有甚麼吩咐……」

馬五姨太太看見僵僵的老婆，就把一肚子悶氣都洩在她的身上：

「你們這羣好喫懶做的奴才！老爺兒都上三竿啦，還在死睡！你們以為我就不能起早

嗎？」

「是是，二太太。」

「忘恩負義的奴才！」

「是，二太太，全都是我的不是。」

「滾蛋去！我把你這忘恩負義的狠種！」

屋裏的馬承家也終於被這窗下的罵聲驚醒了，朦朦朧朧，懶睜睡眠，只聽罵聲不絕，再仔細一聽，卻分明不是在罵那老傴僂的老婆。他纔聽得出來是馬五姨太太在指桑罵槐。

「我把你這忘恩負義的狠種！你也太沒良心啦！有了媳婦就忘了媽，你摸摸你的心，你有人心嗎？我爲你娶媳婦，把體己錢也給你化淨了，我的金鐲子也當了，爲的是誰呀……」

傴僂的老婆，也看清是怎麼個來由，就找來一把大掃帚沙沙掃着落葉。

屋裏的馬承家被罵得莫名其妙，只是膽怯怯地推醒了薛靜貞，小聲說：

「你聽，蠻子罵誰呢？」

「誰？蠻子是誰？」同樣是小聲。

「五姨太太，你聽！」

薛靜貞側耳聽了聽，只聽高亢的罵聲，穿過紙窗，衝進屋裏：

「你懂得做媳婦的規矩不？我把你這浪貨！是叫你過日子來了，沒叫你來跟漢子浪來，你看看哪，老爺兒都上三竿了，我這做婆婆的，可不像傍人……」

薛靜貞也摸不清是怎麼個來由，只管抖抖擻擻，好歹纔沉住氣，穿起衣服，坐在炕緣上。爲甚麼新婚的一夜，就會開罪了少婆婆，她左思右想，也思想不出理由，幾顆熱淚，像斷了線的玻璃珠，撲打打在那新敷的脂粉上流了下來。

馬五姨太太也罵得疲乏了，就走向屋裏。

薛靜貞聽見罵聲止住，這纔理了蓬亂的髮髻，也來不及洗臉，就過姨太太那屋裏去伺候，頭也不敢擡，站在屋角發呆。

馬五姨太太從煙盒裏掏出來一隻煙捲，在煙盒上頓着，薛靜貞馬上就開始找洋火，預備給那煙捲點着，卻是左翻右翻也找不着。

「你翻甚麼？」說着，上去就是一個巴掌。只打得薛靜貞滿臉熱辣辣，眼冒金星。不由得她嗚嗚哭起來。

「你哭甚麼？你敢哭，快給我住聲！再哭我就給你這一下子……」說着就操起身傍的一把剪刀，向薛靜貞比劃了一下子。

薛靜貞被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切舉動嚇得不知怎樣纔好，卻只得忍氣吞聲下去。

「你這浪貨！你知道我爲甚麼打你？」

薛靜貞無言答對。

「你別裝胡塗了。你說，我爲甚麼打你？」

薛靜貞只顧用袖口擦那止也止不住的熱淚。

「你看你那個色，垂頭喪氣！叫外人看好像我給你多大氣受了似的。你一進門，連個媽都不叫，你當承家是我的過房兒子，你就不叫媽嗎？承家可是我的過房兒子，連他還得親親熱熱地叫我一聲媽呢，你就膽敢連個媽都不叫！你叫啊，你倒叫啊……」

薛靜貞被逼得反而越發叫不出那一聲媽來了。

「你不叫？你不叫，好，好……」說着就又拿起那把剪刀。

薛靜真不知是怎樣叫出來的，卻情急地叫出了一聲：

「媽！」

「我就是你媽呀，我告訴你：家有家法，舖有舖規……你也是唸過書的，娶你是叫你來過日子的，不是叫你喫喝玩樂。明個你就給我隔房！一來是承家那個身板，二來是你也學學居家過日子之道……」

薛靜真突然昏倒了。馬五姨太太對於這突然的昏倒，卻也喫驚不小，但是竟能沈住氣，喊過來承家把她擡回本屋裏。擡回本屋之後，依然罵聲不絕：

「裝死呀，裝死也得守我的家法呀，大清早你就不叫我消停。你看那個色……頭也不梳，臉也不洗，裝像罷，你小小個人裝像罷，看你裝到甚麼時候是老！明個你們就給我隔房！」

馬五姨太太和馬五爺雖然也聽見這一場勃谿，卻始終躺在被窩裏沒敢出來。自今虛爲了日來的幫助料理喜事，疲乏得在十一點鐘纔能够上班。

第貳拾玖回

白今虛坐在辦公桌上，剛想找一份報看看，就由聽差遞來一個長方小包，小包上面很秀麗的字跡，一看便知是女人的字跡。他一半驚訝一半奇異打開了那小包一看，原來是一包紙煙。紙煙的包紙上面用同樣秀麗的字跡，寫着一行小字：

「勸你再吸一枝。似曇」

白今虛看着這一行小字，不禁暗暗苦笑，卻心不由己地撕開那紙包，拿出來一盒，抽出來一枝，燃着吸起。忌煙已經有一個多月了，這偶然的再吸，使他感到初吸時的眩暈。吸了兩口就投進煙灰盒裏了。

坐了一會，就又抽出來一枝，燃着吸起。這回，便不再感到方纔的眩暈，一直到下
班，他貪婪地吸去了五小盒。

在這雖似多事而極其平凡的生活裏，他忽然感到他不必離開多少還有一些刺激的生
活，譬如煙，譬如酒，他其實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去離卻。但是女人呢？這個寄來紙
煙跟她開玩笑的女人呢？他最近覺得：女人只是可怕的东西。譬如其姝，譬如馬五姨太
太，譬如潘美姣，甚至於譬如馬五太太：：無論是軟的是硬的，卻都是用一種她作為女
性特有的力量或威勢在向男人逼或誘。女人有她的罵詈的武器，有她的哭泣的武器，有
她的自殺的武器，有她的蠱惑的武器，她非得用這各種武器把男人制壓或捕獲不止。他
忽然記起尼采的言語：「你去接近女子嗎？不要忘記帶鞭子！」他說不清他是否有可帶的
鞭子。他說不清他是否須要有可帶的鞭子。

他回顧他還鄉以來他所要尋求的詩情和靈感，不但一些也沒尋求得到，反而被他的周
遭的污濁和醜惡給浸潤得他原有的詩情和靈感都蕩然無存了。

他又記起他日前跟馬承家發揮的人生觀。他並無人生觀，他的人生觀，倘若有的話，

也只是時時刻刻在他心中起伏的明與暗，光與影，冷與熱……而已。熱而，他覺得只有他偶然道出的那句：「生是宿命，是天的命令」，倒未嘗不是千真萬確的。

人是爲幸福而生下來的——然而，幸福的定義，究竟是甚麼呢？

譬如：他周遭的人和他自己，個個都是足喫足喝；而且個個都是爲着足喫足喝，在想盡了手段，用竭了心志。幸福的定義就是這樣想盡了手段，用竭了心志，以求足喫足喝的嗎？也許是。但又未必是。

他於是又想到：他先前以爲衆人是都該水平地發展下去的。人力車夫和大學教授是都該有同樣的思維，同樣的行動的。然而，他最近卻以爲這種見解未必盡是。他感到人類是必須有人類的傑作，人類之上是必須有人類的。他對於這人類之上的人類假定一個名稱曰：神。

人類倘有理想型的話，他想要對那理想型定名爲神。人類是必須向着神去發展與開拓的。人類是必然地爲着向神的完成而淌着汗而流着血，他於是想到：人類能向神的完成而淌着汗而流着血，或許是幸福的定義也未可知。人類爲着向神的完成，已經有數十世

紀在淌着汗下來在流着血下來。有意識地也罷，無意識地也罷，的確是在爲着向神的完
成。

這些思維，像奔馬似地，一直在他的頭腦裏跑到下班，他不知他今天爲何會這般陷入
沉思，當他收拾收拾桌子預備回去的時候，又有電話打給他來：

「是我。」

「嗯？」

「噢，我一看；不成，我今天想搬家。」

「往別處搬唄。」

對方的電話，說了較長的時間，他嗯嗯答應着。

「非今天不成嗎？」

「那好罷。」說完，把電話放下了。

他本想趁着馬成家的結婚搬出馬府，但是爲了馬太太堅決留他幫忙料理喜事，情不
可卻，就又暫住了幾天，喜事已經辦完了，他本來是決定今天往外搬來的。

柳似曇來電話，非要跟他在一齊喫晚飯不成。而且柳似曇還說：倘有事，喫完了晚飯再去辦也不算晚。他也便答應了。

但是爲甚麼要請他一齊喫晚飯呢？他坐在洋車上一路納悶，就直奔和他約會的小酒館而去。

第 參 拾 回

柳似曇早已坐在雅座裏等着他。

柳似曇身穿洋服，一件灰色的上衣，一件灰色的裙子，裏面一件紫色襯衣，上面繫着一條紫色的領帶，一双土黄色的絲襪，上面套着一双銀灰色的高跟皮鞋。

白今虛一進門，柳似曇就抽冷來了一句：

「你覺得奇怪罷。」

其實白今虛倒也是覺得奇怪的，卻說了一聲：

「爲甚麼？」

「你不覺得奇怪？」

「說是奇怪，卻也未嘗不是奇怪。」

「還不結了。」

白今虛脫了大衣，坐定之後，柳似曇就給他滿上一杯酒：

「再喝一杯罷。」

「我已經好久不喝了」

「知道。」

「我……」卻遞過去酒杯。

「你再喝一杯罷。這一點點刺激。」

「少喝一點。」白今虛抿了一口。

「啤酒，像那麼嘔藥似的，有甚麼喝頭？你一口乾了罷」柳似曇在長睫毛裏閃耀着動人的光亮。

「乾就乾。」說着，白今虛就一口乾了下去了。

「你今天非找我跟你喝酒，到底有甚麼事情呢？」

柳似曇也乾了一杯，眼睛裏浮泛着微笑：

「好涼，可也好痛快！甚麼事情？沒甚麼事情，不可以在一塊喫飯的嗎？」

白今虛在拼盤裏夾了一塊燻魚，一面嚼着一面說：

「雖然沒有甚麼不可以，但是我今天有事。」

「甚麼事？」

「搬家唄。」

「你看我也忘了。原來白先生今天喬遷，看了好日子沒有？」隨着，就格格笑了幾聲。

「別打趣了。」白今虛說着低下頭去，避免着柳似曇的光亮的視線。

柳似曇又給白今虛斟滿了一杯。

「說正經的，白先生，我想請教一點事情：女人是該結婚的呢，還是不該結婚的呢？」

白今虛索性就又把剛斟滿的那杯酒一口喝下去，索性就直視着柳似曇的視線：

「你是女人罷。」

「當然囉。」

「你是願意結婚的呢，還是不願意結婚的呢？」白今虛摸了摸他的眼鏡腿，隨後，故意似地眨了眨眼睛。

「我也願意，也不願意。」柳似曇想了許久之後纔答出來這麼一句兩可的回話。

「所以，也該結婚，也不該結婚」白今虛哈哈笑了。

「別打趣了。」柳似曇很不是滋味。

「你成心打趣，所以我纔打趣。」

柳似曇又乾了一杯酒。

「白先生，我說實，倒挺願意這麼獨身下去。一個人也多麼消停啊。我有幾個同學的，她們都結了婚，好價，漢子孩子的，從傍邊看來，都怪苦惱似的，我一見面就問她們，我說：『你們還過日子哪。』……結婚也許是並不那般苦惱的，她們都沒拿我的話在意。」

「你是在人生裏遊戲慣了，所以纔有那種感覺。」

「倒也未必。」慢言慢語地。

「我想一定是。女人也罷，男人也罷，結婚是一種本能。倘若結婚這句言語太也籠統的話，至少性慾是本能，我想你也不會否認的。」

「那麼，不結婚就不許有性行爲嗎？」柳似雲問着出白今虛不意的話。

「那恐怕是例外罷。」

「那也是爲甚麼呢？」

「那又是爲了結婚是性慾的別語。」白今虛又重複了前言。同時補充着：「性慾當然爲了延長自己的生命，所以，結婚又是繁殖的別語。繁殖當然是人類的本能。」

「那麼說起來，你很可以稱做『結婚本能論者』的了……」柳似雲擠了擠媚眼。

「不，我毋寧可以說是『人生本能論者』！倘若你願意加封的話。」白今虛笑着又乾了一杯。「譬如你在找我來喫晚飯，你找我是爲甚麼，我固然說不清，我卻確是爲着你的美麗，你的年青，總之，是爲着你是女人，活動了我作爲男人的好奇心，也就是爲本能而來的。我清楚的感到我是這樣來的。」

「我看人生是夢。」柳似曇低下頭去。「你是夢的破壞人。你那麼看透了人生。該要痛苦的罷。你不但破壞了我的夢，而且你還要破壞你自己的夢。」

「我看：人生本身倒未必是夢。」

「是甚麼呢？」

「是無邊的幸福。」

「是幸福，而且是無邊的幸福！」柳似曇悠長地重複着白今虛的言語。隨後又問道：

「倘若並不是幸福的呢？」

「那就好像你我現在喝着酒。」

「我不懂。」

「那麼，你也再喝一杯罷。」白今虛給柳似曇斟滿了一杯。「你是苦痛而喝呢，還是喝苦痛的呢？」

「也是苦痛而喝，也是喝而苦痛。但是並不幸福。」柳似曇顯然有些喝醉了。「夢一般

！明天是幾兒呀？」

「你是在奢華着。」白今虛喝了一杯。「走罷，再喝就要痛苦了。」

「我願意痛苦。」

「所以呀，在你，痛苦是幸福的別語。」

第 參 拾 壹 回

倆人走出了小館，街上的大多的商號，都已關板了。柳似曇嘴裏哼着流行小曲，在馬路上歪歪斜斜走。白今虛看她這醉態，就只好陪送她回家。

「白先生，你送我回去罷，我，我忘了我的家在那裏。」

正好有誰家的塔克西迎面跑來，白今虛擺手止住，倆人就坐在汽車上。

汽車在暗夜裏疾走着大街小巷，柳似曇仍然一勁吵嚷：

「白先生，你今天晚上住在我那裏罷。」

「不，送你到家，我就坐這輛車回去。」

「你要住在我家裏的，我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說，你是個言語的魔術師！」柳似曇說着就僂倚在白今虛的身上。一個車廂裏，他想要躲閃也躲閃不開，就任她僂倚在身上。

「白先生，你是個了不起的言語的魔術師！」

「但是，我自己卻沒那麼感到過。」

「別客氣了。」接着，就格格笑起来，把身子都笑得縮小了。

「那是你的錯覺。」白今虛雖然心想快些逃開她的身傍，卻被她的體臭給蠱惑住了。

「你無論如何，也不能回去的。」柳似曇從白今虛的身上搖起。「這是我的本能。是不是？白先生！」

說着說着，車就停在柳似曇家的門前。

柳似曇打開車門下了去，看看白今虛不曾下來，就又將頭探進車門：

「下來罷，坐坐再走。」

「天晚了，明天還得起早。」

「起早？呵呵呵。我好像有半輩子沒看見過朝日了，明天早晨咱們一同起來看朝日好

不好？」伸手拉住了白今虛的大衣，一定讓他坐坐再走。白今虛執拗不過，只得下了車。

在昏暗的巷口，兩人仍然在說着話。

「你自己進去罷，叫外人看見了怪不好。」白今虛一半在哀告。

「誰呢？你說的外人。我爸爸他管不着我。呵呵呵。」柳似雲只管狂笑。「誰能管得着我呢？你怕你的老同學國相嗎？我們倆只有雇傭關係……」

「爲甚麼？」白今虛聽她說着莫名其妙的話，便也被一種莫名其妙的好奇心所驅使，這樣反問了一聲。

「你願意聽嗎？走，咱們進屋裏去講。」

白今虛被她一把拉住，推門進院裏去了。

「等我給了車錢。」

「走罷，一會叫她們拿出來給就是了。」

白今虛被領進一間佈置得怪也精緻的西式小室裏。他甚至於懷疑在這樣古老的城市裏

爲何會有這一間西式小室。

柳似曇呼喚來女僕，把皮包扔在地上：

「那裏面有錢，拿去給他！」

被扔出來的手皮包，擠出來一堆化粧品之類：含有荷爾蒙的乳液一瓶，去油脂的香紙一小冊，西蒙香粉一盒，口紅一條，紅盒的粉撲一箇，畫眉的炭條一條……女僕收拾進去之後，纔從其中取出來幾圓錢拿了出去。剛想出去，又被柳似曇喚住：

「把牛奶盆拿來！再給客人燒一點咖啡，要濃濃的！」

白今虛躺在沙發上，只管閉着眼睛，動也不動。

「白先生，別睡呀。你不是問我『爲甚麼』來嗎？」柳似曇脫下了銀灰色的高跟皮鞋，坐在鐵牀的邊緣上。「也沒甚麼了不起的理由。」

「你說你的罷。」白今虛燃着了一枝紙煙。

「我的爸爸是賣卜的，你知道罷。」

「知道。」

女僕叩門端進來咖啡茶具，給他們擺好。

柳似曇喝了一口咖啡：

「所以管不着我呀。」

「我不懂。」

「你別着急呀，等會兒我跟你說。」

女僕又叩門端進來一盆牛奶，放在牀跟前，柳似曇伸出雙腿，女僕替她把那黃土色的絲襪脫掉，她很自然地把雙腳放進那牛奶盆裏，由女僕人給洗着。

「你覺得奇怪嗎？」

「當然。」

「當然？在我，也是當然。用這個洗腳，洗身子，對於皮膚有養。今天你來了，不能洗身子了。」

「領教領教。」白今虛奚落着。

女僕把盆端出去。柳似曇告了一聲：

「我換換衣裳。」就走進紗繡的屏風後面，一副豐腴裸體的影人，映在紗上。不久，那影人就穿着一件絨製的睡衣走了出來。又告了一聲：

「受等了。」

第 參 拾 貳 回

柳似雲又坐在鐵牀的邊緣上，燃起一隻煙：

「我是高國相的女秘書，你也知道罷。」

「當然。」

「所以，誰也管不着我。」

「不懂。」

「是這麼回事：」柳似雲把剛抽了一口的紙煙扔在煙灰盂裏。「我爸爸全值着高大貴活着，那年月，搗把弄景的賠了當然沒我爸爸甚麼，掙了，就是吃着乾飯，當然也有

我爸爸喝米湯的份兒。這幾年，高大貴也不搗把弄景的了，所以就想要我嫁給他的兒子高國相，也好聯成親戚，我爸爸好弄這個呀……」說着就翹起拇指和小指在嘴角上比劃了比劃。「所以，只要我跟高國相，我爸爸是甚麼也不敢管的。換句話說：我也就是他的搖錢樹。」

「女秘書是幹甚麼的？」

「陪着少爺玩兒的女人就是女秘書。」柳似雲噴了一口濃煙。「你聽說過我的外號叫花大姐沒有？」

「聽他們說過。」白今虛看了看桌上的座鐘。

「你看甚麼？天到這時分了，你還能回去嗎？」輕輕笑了笑。「你還記得不？我們在我爸爸的私學館時候唱的兒歌。」

「花大姐，沒有骨頭沒有血。」白今虛想了想，把那句兒歌唱了一遍。

「對了，你真是好記性。我的外號，其實是我自己起的。」

「爲甚麼？」

「我想要變一個沒有骨頭沒有血的人。」

「沒有血還成，怎麼好沒有骨頭呢？」白今虛又補充了一句：「血是你的情，骨頭是你的智。」

「我不要甚麼情，我不要甚麼智。」

「你要甚麼呢？」

「我甚麼都不要。我只要這麼一剎那一剎那往下呼吸。」柳似曇有些陷入感傷。

「但是……」白今虛沉吟着。

「但是，我最近忽然覺得彷彿不能照舊那麼一剎那一剎那往下呼吸了。」

「因為看不上國相嗎？」

「我打早就看不上他的。也許是也許不是。總之，因為最近我爸爸逼我跟他正式結婚，我所以覺得不能那麼一剎那一剎那往下呼吸了。」柳似曇越發陷入感傷。「我先前爲着讓我變成一個沒有骨頭沒有血的人，我用一副忘卻的麻藥，在蘇着我的骨頭，在凝着我的血。但是，最近一想倘若終生跟那個比我還沒有骨頭沒有血的人做伴，那一服忘卻

的麻藥是未必會奏效的了。」

「你想要同我討藥嗎？」白今虛單刀直入地問。

「也許是，也許不是。倘若有藥，也希望你不吝嗇。」

「嗯，在你這個時節，最易服的藥怕是沒有的。」

「我當然不願意喫苦藥。」

「所以，我還是勸你同國相結婚罷。」

「倘能的話，我當然也不須要找你。」

「找我，我也不能給你做一個最良善的指導。」

白今虛說完在心裏想着：這樣一個女人，倘若想服那最易服的藥，該是自殺。倘若想服那最難服的藥該是出走。自殺，當然不是指導；即使出走，她也未必有所去向。所以，他對這兩極端，都沒肯說出口來。

片刻沉默，柳似雲忽然哈哈笑了：

「你真聰明！」

白今虛聽這聰明二字好不刺耳。

柳似曇又重複了一次：

「你真聰明！」隨着就格格笑。

白今虛又看了看桌上的座鐘，小針已經在二時和三時之間。

「你究竟怕甚麼呢？」柳似曇在訕笑着。「你是怕你的地位，名譽總之是你的一點點的

小我被人家侵害的嗎？呵呵呵。」

「倒也未必。」

「別說了。我沒料想你們男人竟也是這樣沒有骨頭沒有血！更沒料想你也是那許多男人之中的一個。」

白今虛反而着她罵了一句。他忽然覺得睡意襲人，竟自無言。

「我要睡了。」說着，柳似曇就翻身蓋上了被褥。「你也休息休息罷。」

白今虛也從沙發站起，走到另一隻大沙發上面，合衣躺在上面。過了一會：

「白先生，睡了嗎？別生氣，我方纔是跟你開玩笑來的。」

「不過，柳小姐，我很願意聽你說話。」

「你願意聽嗎？願意聽，明天聽罷。」柳似曇捻滅了屋燈，連星光都照不進屋來，一片黑黝黝。柳似曇又說了一聲：

「好好睡罷，明天你要領我去看朝日呢。」

第 參 拾 參 回

不慣睡早覺的白今虛，又因昨夜沒曾脫衣服睡，在天剛放亮的時候，老早就睜開了眼睛，看看柳似曇還在那裏沉睡，便從沙發跳起，抓起帽子奪門而出，剛一出去就一轉身回來，用鋼筆在桌上的一頁箋上疾書了幾句留言：

「看你沉睡香甜，不能相伴看朝日去了。」

白今虛走出柳宅，忽忽忙忙往馬宅走，他預備今天請一天假搬家。

剛一走進馬宅，意外地聽得摔砸什器的聲音，吵罵撕打的聲音從上屋衝出來。據白今虛所知，馬宅能起得這麼早，他幾月以來還是初次所見。他不想走進去看望，逕直走向

自己的屋裏，一面喚來傴僂的老婆，幫他料理無多的行囊什器之類。

只聽得馬五姨太太高聲尖氣的罵：

「我怎麼跟你說的呀？你是聾子？我說承家呀，你是聾子？」隨後就爺爺奶奶罵個不已。

在這罵聲裏夾雜着大約是媳婦的嗚咽的聲音。

緊接着是一種磁器的摔砸聲音，和這摔砸聲音的同時，那大約是新媳婦的嗚咽的聲音，一變而為號啕的聲音。再緊接着是馬承家的雖弱而緊的話聲：

「你看，出血了。」

傴僂的老婆，聽見這話聲，就趕忙奪門而去。上屋的一些雜亂的聲音，同時嘎然而止。

白今虛在這雜亂的聲音的伴奏裏，收拾完了無多的行囊之類，抽着紙煙在無頭無緒地回憶了回憶這數月的光景。回憶的層次，儘管纏成一團亂線，他對於這行將頹滅的大家，不禁慨然良久。他本想馬上過去辭行，看看時光尚早，便萎縮在椅子上，也因昨夜

的睡眠不足，竟自磕睡起來。

磕睡覺醒之後，他對於他自己的居然能磕睡得着，不禁感到一種滑稽。看了看錶，已經十點多鐘了，吩咐一聲那僵僵的老婆去叫車他便過去跟馬五太太，馬五姨太太，馬九爺，馬承家，薛靜貞這一個畸形的家族去辭行。

恰好在開早飯，這一應人物，都圍坐在一張八仙桌上喫早飯；只是薛靜貞站在一旁，一碗一碗給桌上的人們盛飯。薛靜貞的眼角上敷着一層香灰面，顯然是方纔被砸破了眼角，淚痕還沒乾。

「這幾個月多關照了，謝謝。」白今虛照例寒暄了一聲。「好在還在一個街上住，我當然還能常來叨擾。」

「喲，大少爺這就要走嗎？」馬五姨太太滿臉笑容。「多住幾天罷。」

「不，房子已經找妥了，本來昨天就該搬。」

「在那兒呢？」馬五太太問。

「東關，上班很近。」

「再多住幾天罷，你走了，我怪孤單的。」馬五太太不勝惜別之感。「喫飯了沒有？喝點粥再走罷。」

「不，不想喫甚麼。昨天晚上喝多了一點。」

白今虛推辭着：「我這就要走了。」

「再住幾天罷。」馬五爺也像盡義務似地說了一聲。「大少爺真是好人！」

「不，車已經叫了，我這就走了。」

不消一會，僵僵的老婆把馬車叫來，他便携着幾件簡單的行囊坐上馬車。衆人也都出來歡送。馬承家和薛靜貞自始自終，一言也未發。

新居馬上就安頓停當，他坐在這新居裏兀自尋思：——

他關於家，生起了很大的疑問。家究竟是甚麼呢？譬如馬家，究竟爲甚麼還要往一齊聚集呢？顯然是人各一心，心各一思，卻依然是聚而復散，離而復散。成天在打着，罵着，坑着，害着，猜着，忌着，……卻依然要聚集在一齊呼着，吸着，吃着，喝着……他更加懷疑的是：爲甚麼這唯我主義的人，會成爲唯我主義的一團呢？唯我主義又怎能

成爲一團的呢？這一群唯我主義的人的共通之點，究竟在那裏呢？倘若有，那該還是唯我主義。這一群人，爲着唯我主義苦思焦慮，此外，一些也不去謀發達，不去求進展。

家倘若是這種東西，該是阻碍人類的進步的，該是消滅人類的幸福的。人類爲着必然的進步，爲着當然的幸福，家是縱不被他毀也要自滅的。

家能令人退嬰，使人自私，趨人懶惰，催人早老……總之，家是退嬰，自私，懶惰，早老……的保菌者。這該是人類的多大的恥辱與浪費呢！該是人類的多大的醜惡與卑屈呢！

雖然如此，人們又爲甚麼甘願對外誇耀着這家，對內維護着這家呢？

「家醜不可外揚」，足以證明可外揚的家醜之多；家並非是必須消滅得只剩個人，而是必須被美化的。

他想到這裏忽然記起昨夜柳似雲的一句平凡的言語：「我沒料想你們男人竟也是這樣沒有骨頭沒有血，更沒料想你也是那許多男人之中的一個。」

第 參 拾 肆 回

一日，白今虛下班回來不久，正在屋裏看剛送到的晚報，薛靜貞被馬承家領來了。馬承家渾身直抖擻，薛靜貞也直抖擻。

「白大哥，你救救她。」馬承家好歹喘過氣來。

「怎麼的了？」

「她，她差點兒被打死！」馬承家指着薛靜貞。薛靜貞臉色蒼白。

「被蠻子嗎？」白今虛也喫驚不小。

「對了。」

「蠻子也太狠了。」白今虛對於這兩個弱者表示着同情。

「大哥看！」薛靜貞捲起衣袖，細瘦的胳膊上青一塊紫一塊。「大哥看！」又捲起另一隻衣袖，另一隻細瘦的胳膊上也是青一塊紫一塊。說着說着就熱淚滾滾直流。

「打完了還不給飯喫，我看她要餓壞了，所以纔悄悄把她領出來。」馬承家有氣無力地說。「我自己受罪就得了，爲甚麼還連累別人受罪？我真不懂。爲甚麼我們都得受罪？」

「還沒喫飯罷，叫老媽子給你們做一點飯罷。我還沒喫哪。咱們一塊喫。」白今虛隨着就吩咐老媽子馬上做飯。「好罷，你們暫時住在我這裏罷，等我託高大貴他們給圓通圓通。」

「白大哥，我想出家。」馬承家哀痛地說。「我真想出家。」

「出家嗎？」白今虛燃着了一枝烟。「出家也不容易呢，第一你得有錢，再不得有力。出家的人，不出錢也得出力，也不容易呢。」

「我也落髮得了。」薛靜貞不斷抹眼淚。「我的罪也受够了，不給喫不給喝，不是打就是罵。就是銅人也作踐完了。」

「回娘家住幾天罷。」白今虛勸說。「離開幾天就新鮮了。」

一提起了娘家，薛靜貞便更加悲傷起來。嗚嗚咽咽泣訴着：

「娘家裏也沒人管我，沒有爹也沒有媽。是一個舅母家裏。他們希圖幾個財禮，就把我扔進這火坑裏了。誰肯管我？」說着說着就媽媽呀媽媽地哭號着。

白今虛再也尋找不出適當的言語來安慰這一雙弱者了。老媽子端上來菜飯，好歹解了圍。馬承家和薛靜貞都沒喫多少，白今虛也喫了一頓不快意的晚飯。

「總之，人在甚麼逆境裏也不要丟掉希望的。」白今虛只好開希望的空頭支票。「人在甚麼逆境裏，也要在失望或絕望裏尋覓希望的。這是我的一點小信條，小哲學。」

「我希望甚麼呢？我甚麼也不敢希望。我只是希望太太平平喘幾口氣，喫幾口飯；難道我連這一點點小也無可再小的希望都不許有嗎？我真不懂。白大哥，我真不如早些死了罷，我不敢再相信你所說的『生是宿命，是天的命令』我只覺得死是宿命，是天的命令。」馬成家悲鳴着。「白大哥，我真不懂，連她也要背負我的運命！我們甚麼希望也沒有；但求能太太平平喘幾口氣，喫幾口飯！我真不懂。連這一点点小無可再小的希望

都不許有嗎？」

白今虛對於這可憐的哀鳴，簡直是閉口無言。好歹纔找出來一句話：

「你們結婚有多久啦？」

「還沒够一個月呢。」薛靜真答言。

「總之，我想人類是爲着幸福爲着進步而生下來的。」白今虛說。「我不但想，而且信。」

「那麼，我們就爲着幸福爲着進步而受罪的了。我真不懂。」馬承家在反駁着。「我不敢那麼想，也不敢那麼信。我最近只覺得一切都是騙人的謊話；光啦，明啦，美啦，善啦……我不敢想也不敢信世上會有這些東西。不但現在沒有，而且過去也不會有，而且將來也不會有。我只知道我在影，暗，醜，惡之下生，而後長，而後死。這是我的宿命，這是天對我的命令。因爲是宿命，我不得不如此，因爲是命令，我不敢不如此。我甚至於覺得影，暗，醜，惡是這世上的風俗，習慣，道德，紀律。」

「我先前也是那麼想而信來的。」白今虛吸着紙煙。「但是，那麼想而信，歸根結蒂，

是不足以解釋生的。因為那麼想而信，只是違背生的本意。生的本意，除用生來解釋以外是無從解釋的。這並不是你願意或不願意的問題。而是生本身的宣言。」

馬承家忽又咳嗽了一陣，突然指着窗外：

「你看哪：夜已經沈沈落下來了。」

窗外果真不知幾時由黃昏化爲暗夜。

「夜已經沉沉落下來了。」又重複了一句。

「夜是爲着晝而存在的」白今虛自言自語似地小聲說。

「暗室裏是沒有晝也沒有夜的。」馬承家感傷着。

「暗室外，晝是爲着夜而存在，夜是爲着晝而存在着的。」白今虛又自言自語似地小聲

說。

第參拾伍回

剛要就寢的時候，只聽得一陣爆竹似的敲門聲，白今虛把剛解開的衣釦又扣上，走向門前問了聲：

「誰呀？」

「我。」

白今虛馬上就聽得是柳似曇的聲音。下意識地打開了門。把這位深夜的女客讓了進來。

「這麼早就睡了？」柳似曇也沒想往裏屋走，跨過門檻，站着說。

「還早？」白今虛看了看手錶。「都快十一點了。」

「我有點事情要跟你談談。」柳似曇往前走了幾步。

「談談固然無妨，因為我家裏有朋友，明天再談罷。」白今虛擔心馬承家和薛靜真的行踪被柳似曇給洩露出去。

「那麼，到外面談談也無妨。」柳似曇轉身就要往外走。

「有甚麼了不得的急事？還是明天談罷。」白今虛想起了上次被她邀去，並沒曾有甚麼了不得的急事。

「不成，非今天不成。真有急事。」

「又是非今天不成！」白今虛一面笑着。

「真的。」柳似曇做着認真的臉色。

白今虛捉摸了捉摸，撓了撓頭：

「好罷。」一面說着一面就跟她一同走出門去。走到院門的門口，彷彿剛想起來了似

地：

「等我一會，我去穿來大衣。」

白今虛進屋穿上大衣，告訴馬夫婦柳似曇有事非找他不成之後纔走了出來。

他們不一會就坐車去到柳宅。柳宅的人們也早已沉睡了。坐定之後，柳似曇問：

「白先生，我想要問問你：我自己能不能生活下去？」

「所謂自己生活下去呢？」

「就是我用我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不依靠傍人的力量。當然並不像魯濱遜那樣活下去。」

「爲甚麼要問這種話呢？」

「也不爲甚麼，白先生，你看我能不能呢？」

「我看很難。」

「難不難是另一個問題，能不能呢？」

「我看很難能。」

「因爲甚麼呢？」

「因爲你是女人。」

「女人？」

「我並不一定是看不起女人。我是說女人是弱者的別語。」柳似曇在地板上一步一步輕輕踱着。

「我這二十年來，完全是靠着傍人活下來的；我不知道『活下來』這句話對我是否適當——我從此想要自己活下去，我被這種要求，苦痛了好久。我想要脫離開我現在的環境，只消脫離開我現在的環境，那管那脫離開後的環境比現在還要暗，還要惡。我實在不能再在我現在的環境裏安安靜靜擺脫下去了。我先前是想把我自己活埋在忘卻和麻醉之中；我是怎樣爲着把自己活埋在忘卻和麻醉之中而苦痛了呢！我本來有骨，也有血，然而，我卻是爲了在活埋裏生存，竟被抽去了骨，竟被吮去了血。……總之，我只是想要脫離開現在的環境，那管脫離開後的環境比現在的環境要暗，還要惡。我厭棄了我周圍的一些自私的人們……」

柳似曇緩緩地講說了上面的一些話。白今虛只管靜靜聽着，不發一言。

寫字檯上的一座綠罩的坐燈，在照耀着這一間小室。這一間小室裏鴉雀無聲。

片刻，白今虛爲着逋逃這壓人的緘默，擦一聲劃着了火柴，吸起了一枝紙煙。

「其實，甜夢的驚覺和醉飽的嘔吐，都是痛苦的。」白今虛噴了幾個煙圈。

「我被我的周圍的人們也玩弄够了。」柳似曇坐在沙發上。「我過這種玩弄的人生也過够了。我也許是驚覺着，也許是嘔吐着；但是我卻一些也不痛苦，毋寧是爲着未來的期待而興奮着。倘若我現在是站在懸崖上，我寧願一頭從那懸崖上跌落到深淵裏去！倘若我現在是蹲在深淵裏，我寧願一脚從那深淵裏跳躍到懸崖上！」

「但是，倘若在前面等待你的旅伴我飢餓、寒冷、疾病、喪心的話……」

「那管是死。」

「你是一個無目的地的旅行者！」

「也許是。」

「怕要疲乏而歸罷。」

「我沒有可歸的地方。」

「你有可行的地方嗎？」

「也沒有可行的地方。」

「那麼？」

「那麼，我就不許脫離開現在的環境嗎？」

白今虛又緘口無言。

「我決心出走了。」柳似曇斬釘截鐵的說。「雖然我也不知道我將要出走到那裏去。我也不想知道。我本想誰也不告訴，就偷偷出走的。但是，我又不願意給我周圍的人們留下偵探小說似的疑問。所以，我請你來，等我走後，你把我的心境說明給我周圍的人們。我相信你決不會在我的出走以前，跟我周圍的人們洩露我要出走的消息的。」

「那當然。」白今虛被她的言語給壓伏得無從表白自己的意見了。「幾時走呢？」

「我決定在夜裏走，那一天我也說不定。」柳似曇仰起頭來，望着天棚。「夜該是多麼美麗的呢。」

「那麼，是在無月之夜呢，還是在有月之夜呢？」白今虛一半談諧。「還是在有風之

夜呢，無風之夜呢？」

柳似曇微笑着：

「人類的聰明，都讓你獨占了。呵呵。」

第 參 拾 陸 回

「明天是孟蘭盆會，我也去放個河燈。」

柳似曇翻着日曆說。

「可不是呢。」白今虛也纔注意到明天是中元。「給誰放呢？」

「給我的母親。」柳似曇若有所思。「還有，給我自己。」住了一會，「我過去活埋了我自己。我給我那活埋了的自己祭祀祭祀。」

「爲甚麼還那麼留戀呢？既然是那般不值得留戀的過去。」

「也不盡然。因爲那究竟是除我之外，誰也不會知道的過去。」

「那麼，你今夜何妨寫一封討聞給我？把你的過去都寫在那上面。」

柳似曇微笑了微笑：

「那是甚麼不可以的？你願意聽嗎？」

「當然。」

柳似曇燃起了一枝煙，像講故事似地津津有味地說起來她的過去。

「我三歲那年，我的親母親就去世了。我不知道我的親母親究竟是怎麼個長相。聽人家說，長的和我都差不多，就是我母親的鼻子是蒜頭鼻子，不是我這樣的高鼻梁。這麼說起來，話可就要長了，我只簡短地說——

「我們一齊在私塾唸書的時候，我已經有一個繼母了。總之，我不知道有母愛。我的繼母是個殘廢，她瞎了一隻眼睛。」

「一直到我十五歲的時候，直到她死了為止，在我的記憶裏。沒有一天不打我，沒有一天不罵我的。」

「我是這樣在打和罵裏長成的。」

「倘若我父親不是私塾的教書匠，我想我該不會唸完女中的。不過，也許那麼胡里塗不唸書要好一些也未可知。」

「我還記得：大概是在十歲那年，我父親因為一點事情到外城去了有十來天的光景。那是一個冬天。我照例下了學給我繼母做飯，你想想看，一個十歲的女孩子，白天在學校裏唸完了書也就够疲乏的了，回來還得給她做飯。其實，在當時，只要她不打我不罵我，我是肯樂樂呵呵地給她做飯的，那天，因為學校有考試，是算術的課程罷，我把一道四則題算錯了，所以心裏很不高興，一不小心，就把飯做糊了。等我知道飯糊了的時候，我繼母早已拿着一個掃帚疙疸辟辟扒扒打在我的頭上了。」

「那時候，我還梳着一個小辮，她抓起我的辮，一面打一面罵，不給飯喫還不說，非脫了我的褲子讓我到當院罰站不解。你想想，一個大冬天，又沒喫飯，站不到幾分鐘就昏過去了。那時候，我們住的是一個獨門獨院，當然也沒有人知道。」

「也許是她怕把我凍死惹出禍亂罷，不知甚麼時候，我已經躺在炕上了。」

「我的腿，至今一到冬天就不能挨凍，有時候還要犯病。這都是那時候凍出來的病。」

「我父親回來之後，我也決不敢學說，生怕她再下更大的毒手。

「我還忘說了：我繼母是當地一名二聲叫做小辣椒的一個婦人。

「我挨罵固然不用說了，就是挨打，也不敢哭一聲的。都說女人好哭，在我這二十年的生活裏，我記得我只痛痛快快哭了一大場：那是我繼母死去那天。

「你也許以為奇怪罷；其實，倒並不是因為悲哀，而是因為歡喜纔那麼痛痛快快哭了一大場。在我小時，看見傍人的孩子能哭，敢哭，都是羨慕得了不得的；另外，就由你猜想去罷。

「話忽然又離題了；是我十三歲那年，剛從小學畢業，我繼母我跟父親說是歸寧，正好我也放假，就把我也帶去了，我本來是不願意跟她去的，但是，怎麼敢說一聲不呢？
「我的真正的不幸，毋寧是從那開始的。她並你有歸寧，把我領到一家公館裏，過了幾天，我纔知道，她已經寫了賣身契把我賣給那家做了丫鬟了。

「我的貞操，就被那裏的老爺給蹂躪了。那時的恐怖，是不能夠用言語表達出來的。

「這事，當然不會瞞得許久，有半個月的光景，我父親來把我領了回去，是怎樣把我

領出去的，我也說不清。

「這回，我父親可真惱怒了。一失手把她的另一隻眼睛也給打瞎了。

「雖然不過是幼年的報復心理，我也感到了很大的歡喜，這歡喜也是不能夠用言語表達出來的。

「現在一想：我真不懂爲甚麼同是女人，要假藉一個男人的力量去壓迫和陷害自己的同性。

「我繼母阻碍我唸中學的計畫終究是這樣失敗了。

「但是，我的少女的心，早已失掉了。我變成了一個最陰鬱最寡默的人。

「那年，在馬府看到你的時候，正是我在中學快畢業的那一年。

「我在那一年，纔知道了有所謂男女之愛。那男人姓甚麼叫甚麼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總之是一個留過洋的留學生，他壯偉、聰明，我簡直是被他蠱惑住了。

「我無晝無夜，只是憧憬着將來的幸福，我以爲我真成了一個幸福的公主。

「我覺得人生也並不是那般暗，那般惡的。我真做了一場太也美麗太也豪華的夢！

「然而，那位男人，也就是我愛的人，很快就厭棄了我，他用紅黑水寫來一封很簡短的信，其實只是開玩笑，他僅僅寫着：『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被自己那般相信着的人欺瞞，該是人生的最大的苦痛。我又哭了。對了，這是我第二次的哭泣。倒並非完全是爲了失戀而哭泣，毋寧是爲了人生的淺薄而哭泣來的。」

「我從那以後，就開始向男人復仇。」

「我自己給自己起了一個綽號，你是已經知道的。爲的是我可以藉着這個綽號增加我復仇的機會的。」

「我的這種復仇之念，與其說是因爲那次的失戀而起，現在一想，毋寧是在我十三歲那年被蹂躪就已經扎根了的。」

「我學會了吸煙、喝酒、跳舞、唱曲、打牌、燒烟……總之，社交場上的一切應當知道的東西，我都學習了。我把這一切東西當做武器去復仇。」

「我認識了當地的顯宦，大商，財生，公子，名士……總之，當地的所謂闊人，我都結交了。我把他們當作男人的代表，盡性玩弄了。我叫他們朝南他們不敢向北，我叫

他們跪着他們不敢站着。

「我真不知道這是誰給與我的權威。」

「我在復仇的快意裏，起初是興奮，接着是疲乏。我和國相結交，固然是我父親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嗾使的，但是我這面卻依然是抱着復仇的心情和他們來往的。」

「但是，我最後竟厭倦了。」

「現在一想：我其實依然是被玩弄了。所以，我想要脫離開我現在的環境……」

「說的太多了，你瞞了罷，明天，你也去逛逛河燈去罷。」

第 參 拾 柒 回

一條長長的水泥江堤，往西匍匐着。匍匐到西方的盡頭，玉笏般折向南方。水泥江堤的堤沿，一列線串的珍珠似的燈影，映射在靜靜的江水裏，隨着微波在蕩漾。江心，一條白白的月影，也隨着微波在蕩漾。

這一條水泥江堤，是古市市民散步的所在。月昇起來了，來到水泥江堤觀望河燈的市民也聚起來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愈聚愈多起來了。

方纔還很恬靜的水泥江堤，不消片刻，就嘈雜起來，呼兒喚女聲，尋父覓母聲，笑聲，哭聲，吵聲，嚷聲，立刻把這一條恬靜的水泥江堤化爲繁華的鬧市。

白今虛和柳似曇來到這一條水泥江堤的時候，早已擁擠得只見人背不見江水了。

忽然聽有人喊叫：

你看，河燈流下來了。」

白今虛和柳似曇高高翹起腳來一看，果然有幾盞河燈從遠遠的上流若明若滅似地在靜靜的水波上緩緩地漂流下來。

衆人都爲着這期待已久的河燈而興奮起來，黑壓壓的人群立刻就蠕動起來，你擠我我擠你，都爭着看那剛漂流下來的幾盞河燈。

過了一會，又聽有人喊叫：

「看哪：那麼許多盞！」

果然，跟着那幾盞河燈，有好多盞河燈，彷彿螢火虫般一跳一跳往前漂流着似的。河燈接二連三漂流到衆人的眼前。不知幾時，白今虛和柳似曇身後，又擁滿了一層人，或是三五人站在一條長椅上，或是一人站在一個圓檯上，一面喊叫一面觀望着。

不一會，江上的河燈，彷彿眼睛冒出的金星般跳躍着。白今虛對柳似曇說：

「你的河燈，我下去給你放了罷。」

「也好，這麼多的人，我也擠不出去。」柳似曇就把携來的兩盞河燈交給白今虛。

白今虛說着：「我給你放去。」就推着人群，擠着走向江邊，好歹尋覓着到江上的石階，由那石階走下，將那兩盞河燈點着，放下江水去。這兩盞河燈，也緩緩順流而漂，他目不轉睛盯着那兩盞河燈，一直盯到變成小火點。他自言自語：

「流而已，只是流而已。」

等到那小火點消逝，他纔拾階而上。人群開始散亂，他在散亂的人群裏也沒想再去尋覓柳似曇，竟自往回走。

秋夜的長風，掃地而起，擡頭一看，白月也不知幾被烏雲遮住，幾滴大雨點打在他的臉上，他加緊了脚步。那幾滴大雨點濕潤着柏油路，走着走着，竟像水洗一般，柏油路都能映出路燈的黃影。他連跑帶顛，跑到家裏的時候，大衣已經完全濕透了。

回到家裏一看，屋燈沒被打開，他以爲馬夫婦已經睡了，也沒在意。捻開屋燈一省，卻省不到馬夫婦的影子，他心裏覺得有些蹊蹺，也沒脫去濕透的大衣，就滿處尋找，也

許有甚麼留言之類。左尋右找，也尋找不出來。桌上也看了，書架也翻了，甚至於枕頭下也找了，最後就胡亂開關着抽屜……

也許是回家去了？

他自己這樣問着自己。都是一家人的勾當，說不定就轉意回去了。但是，未必；因為已經決裂到那種地步，而且，還是馬承家偷着把薛靜貞救出來的。逃出了虎口，斷無再回去之理……

那麼，究竟是到那裏去了呢？手裏也未必有錢。自殺？也未必，因為馬承家和薛靜貞是新婚，而且昨天還說想要出家和落髮。那麼，究竟是到那裏去了呢？

他對於這寄居的一對新婚的夫妻的去向，想盡了方法去猜想，卻怎樣猜想也猜想不到去處。

他一宿也沒得睡熟。

第二天早晨，郵差送了一張用鉛筆疾書而成的明信片：

「妻讓我告訴我們的行踪給你。（我原想不辭而別。）

我們是不會自殺的。但是也並沒有一定的去向。也許去到更不易呼吸的地方也未可知。」

第 參 拾 捌 回

他看完明信片，馬上就叫了一輛洋車，跑到馬宅去。

馬五姨太太的屋裏，聚集着一群人：高大貴，柳宗易，馬九爺，馬五太太，潘美姣，高國相。

高大貴和柳宗易在長方桌的兩頭坐着。馬五太太和潘美姣坐在炕裏。馬九爺和高國相坐在炕緣上。除了高國相在笑咧咧外，一個個都是愁眉不展。馬五姨太太站在衆人的當央，指手畫脚，怒容滿面。

大家看到白今虛進來，便異口同聲地：

「你來了。」那分明是「正找你去呢」的口氣。

白今虛半刻沒說出話來，好歹纔掏出來那張明信片唸給大家聽。

馬五姨太太三步併做兩步，擰着小脚跑到白今虛的面前一面點着白今虛的鼻子：

「你是甚麼心？你就敢私自留他們在你家住？我算不能跟你完！一個年青的小媳婦，你留她住，哼！」

白今虛解釋着馬夫婦到他家去的經過給大家聽。還沒等解釋完，柳宗易沉不住氣了：「他們走了就完了。似曇也走了。你還裝胡塗哪。」

這個消息，又使白今虛喫了一驚。他雖然聽說柳似曇出走，却沒料想竟出走得這麼快。白今虛好歹穩住神：

「甚麼時候走的？」

「你還不知道？別裝傻了，我的大少爺。」柳宗易一勁拍桌子。「你看！」隨後就扔出了一頁信箋。白今虛接過一看，上面寫着：

「我想要換一換環境，後會有期。」

「你不知道似曇是高大少爺的未婚妻嗎？」馬五姨太太逼上來。

高國相依然笑咧咧：

「未婚妻不有的是！我昨天已經買來一個小娘們！」

高大貴也拍起桌子來：

「這種忤逆！你們都是怎麼對付來的？你別給我丟人啦！」

高國相站起身來：

「我昨天晚上睡的太晚，瞞的要命，我得回去睡一覺。」

高潘美姣太太也發言了：

「太不摩登了，你的事情你怎麼不管？我可沒看見過這樣的！」

高國相打了個哈欠：

「那你看就得了。」

高潘美姣激怒了：

「我把你這個奴才！你又來跟我拌嘴：你當我是誰？我是你媽呀！你也不管管你兒

子，你看這還讓我活不？啊？還讓我出氣不？」

高貴從椅子上站起來：

「得了得了，到這個節股眼兒，你們還嘍咕，真是些個不知死活的混蛋！」

高國相和高潘美姝異口同聲地：

「誰混蛋？」

馬五姨太太看看也沒完，就挺機伶地：

「讓他回去罷。得了，大少爺請回罷。」

高國相穿上大衣，對鏡整整帽子，這纔：

「瞞了睡，餓了喫，頂科學了，密他·白，別聽他們的！誰是我的未婚妻？」

這一句話，把柳宗易急得眼珠的紅絲愈加增多，腦額上浸出來幾滴汗珠。

高國相走後，白今虛又開始講說着：

「人呢，已經走了；大家問我要人，我其實並沒有甚麼責任的。這幾個人，都是我從

小的竹馬之交，我決不會勸他們走呀走的。」

「走了對我也沒甚麼好處。」

「有好處沒好處你當然知道。」馬九爺也逼上來了。

「這話可未免太宛屈了我，我是姓白的，一個是姓馬的，一個是姓柳的……我雖然在這裏住了幾個月，也都是看在馬五叔的份上……我雖然跟他們來往過，他們也都不是小孩子，大家說他們，他們都未必肯聽，我的話，當然也不會有甚麼效力。」

馬五太太看着白今虛這種窘態，也便開了口：

「大家可也是，爲甚麼單逼着他要人呢？白少爺我是知道的，人家可不是那種出壞馮的人！人走了，還是得想法找人，逼他又有什么用處呢！白少爺自然也能幫着大家去找的……要不然，我看還是請柳先生請請壇，一問就知道了。」

大家都對於這請壇的提議表示贊意，異口同聲地：

「對囉，還是請請壇問一問罷。」

却只是柳宗易窘住了，當然也不能推辭，強做笑臉：

「我還忘了呢。」

於是，衆人就都不約而同地走到佛堂裏，都虔誠地圍繞着柳宗易在畫符唸咒。

柳宗易先生在磁盤上用朱砂筆畫着符，然後又在黃錢紙上畫了幾道符，在搖搖的紅燭上焚化。焚化的紙灰，都分給衆人用涼水服了下去。

然後，纔把那磁盤虔誠地擺在佛壇上面，柳宗易跪下磕了三個頭；起來之後，這纔伏在佛壇的前面，直瞪瞪望着磁盤中的燭影。

不一會，柳宗易的眼淚就滾滾流下來了。

「師父請到了。」

柳宗易急忙跪下，衆人都也跟着跪下，白今虛雖然感到滑稽，卻也隨着跪下去了。

柳宗易說聲：

「師父讓大家起來。」

衆人纔敢站起來，依然虔誠地站在一旁。

「啊，師。徒弟有難，徒弟的女兒不告而走。啊，師。啊，師。啊，師師師。」

衆人都急忙期待着柳宗易傳達神語。

「啊，師，在南方。啊師，能找着。啊師，啊，師，啊師，師師師。」

「還有啊，馬家的兒子和兒子媳婦也不告而走。啊師，師師師，也，也啊在南方。」

柳宗易的眼淚在檀香的焚燒裏，越發止不住了。回頭瞅了衆人一下：

「師父說有事，這就要走。」

隨後就跪下，衆人也隨着跪下，把師父送走了。

走出了佛堂，坐在馬五姨太太的屋裏，柳宗易的眼淚，仍然是欲止也止不住；這眼淚的來由，除他自己沒有別人會知曉的。擦了擦他的眼淚

「師父說：都能有下落；不出十天就會有下落——告訴大家放心。」

衆人果真都放心而散了。

白今虛從這一幕滑稽而悲戚的場面走出，感到無端的重壓。他還鄉以來的重壓，彷彿都一時覺察出來了似的。

他回家收拾了一點簡單的旅行用品，順手由書架抽下來一本沙寧塞進提包裏，他想要坐最快的一列車做一個短途的旅行。

坐上了火車，他一段一段回想着這短短的過去，他感到他的抒情長詩是越發寫不成了。

他打開了那本沙寧，無意地翻到他先前用筆道畫成的傍線。他又讀了讀所畫成的傍線所寫着的話：

「那麼，爲甚麼生呢？」尤里厭煩地推着杯子問。」

「又爲甚麼死呢？」

「我只知道。」沙寧答道。「人生對我並不是一種刑罪。——我這樣要求着。……由這種目的來看，首先必須要滿足我的自然的欲求……我們的欲求是一切。人而消滅欲求的時候，那人生也便消滅。人而殺自己的欲求的時候，那人也同樣自殺。」

東方國民文庫

東方國民文庫乃滿洲國文化運動之先驅，由政府投出巨資，爲三千萬民衆之讀書界，廣選科學・文藝・法律及經濟等部門之權威者，從事執筆裝幀高雅・印刷精美・并爲價格低廉之普及版・可與德國之雷克蘭姆叢書及日本岩波文庫匹敵之一大叢書・陸續刊行・以饜新國家民衆之讀書慾。

既刊

- | | | | | | | | |
|-----|----------|------|-------|----|---|----|----|
| 第一編 | 新滿洲風土記 | (日文) | 藤山一雄著 | 三〇 | 四 | 定價 | 送料 |
| | 新滿洲風土記 | (滿文) | 藤山一雄著 | 二五 | 四 | | |
| 第二編 | 發明と自由戀愛 | (日文) | 武藤富男著 | 三〇 | 四 | | |
| | 發明與自由戀愛 | (滿文) | 武藤富男著 | 二五 | 四 | | |
| 第三編 | 滿洲の森林と文化 | (日文) | 藤山一雄著 | 三〇 | 四 | | |

第十二編	新しくシベリアを觀る (日文)	藤山 一雄著	八〇	四
第九編	舊月 簾詞選 (滿文)	陳曾壽選	二五	四
第十編	杜詩 授讀 (滿文)	羅振玉選	三五	四
第十一編	蒙古千一夜物語 (日文)	山本守譯	三五	四
	蒙古民間故事 (滿文)	辛嘉譯	三五	四
第八編	滿洲民族誌 (日文)	秋葉隆著	三五	四
	滿洲民族誌 (滿文)	秋葉隆著	三五	四
	農民的的世界 (滿文)	曲秉善譯	三五	四
第七編	農民の世界 (日文)	藤山 一雄著	三五	四
第六編	清文雅正 (滿文)	羅振玉選	三五	四
第五編	元曲菁華 (滿文)	本會編	三五	四
第四編	曼殊雅頌 (滿文)	本會編	二五	四
	滿洲森林與文化 (滿文)	藤山 一雄著	二五	四

第十三編	滿洲地質學物語	(滿文)	段寶瑩譯	三五	四
第十四編	福昭創業記	(滿文)	儒 巧著	九五	一〇
第十五編	心	(滿文)	夏目漱石譯	一・二〇	六
第十六編	王屬官	(滿文)	劉貴德譯	二五	二
第十七編	渤海國小史	(日文)	鳥山喜一著	八〇	四
第十八編	無花的薔薇	(滿文)	小 松著	九〇	六
第十九編	教壇上下	(日文)	寺田喜治郎著	九〇	六
第二十編	日本口語法	(日文)	佐藤喜代治著	九〇	六
第廿一編	圖書的選擇と整理法	(日文)	彌吉 光長著	九〇	四
第廿二編	平沙	(滿文)	古 丁著	一・三〇	六
第廿三編	新博物館態勢	(日文)	藤山 一雄著	一・八〇	六
外編	鄭孝胥傳	(滿文)	陳邦直 周共著	三五	四
外編	滿洲國民歌曲集	(日滿文)	葉 摩 參	三五	四
外編	滿洲帝國接壤蘇聯極東及外蒙詳圖		大宮 權平編	九五	二

